

●卷一

◎匪直也人《诗·风·定之方中章》：“匪直也人。”毛传曰：“匪徒庸君。”训匪直为匪徒，训人为庸君。朱子辑传曰：“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，盖其所蓄之马七尺而牝者，亦已至于三千之众。”又《答刘平父书》曰：“‘匪直也人’云云，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渊之美，至于物被其功，亦至众多之盛。”谓可以补横渠之遗。浚师按：朱子此说，较辑注尤为精审。不然，“来牝三千”一句，岂非赘设？读者不悟上下文义，辄于逐字间求之，愈索愈远。王伯申《经义述闻》以毛传为失，信杜预注，匪作彼字解（预注《左传·襄八年》子驷引“如匪行迈谋”）。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渊。后言说者皆训匪为非，其义不可通。如王氏云，吾不知上下文通耶？否耶？

◎孙适斋先生幼时读《聊斋志异》所纪毛文简事，末附任城孙公（扩图）跋语，不知孙公为何人也。泊官京师，与驾航前辈（楫）同直薇省，乃悉公为寄圃节相之父，实驾航之高祖。而软红驰逐中，亦未尝询公仕履及其著述。后十余年，予与驾航复同官粤东。丙子，同事秋闱。公暇驾航出公家传并其遗稿见示，然后公之生平始了然于心目间。亟录之以识高山仰止之思。按：公字充之，号适斋，举乾隆元年丙辰科乡榜。初官掖县教谕，巡抚杨（应琚）特疏保荐。历浙江乌程、缙云、嘉兴、钱塘等县知县，发奸摘伏，人莫敢欺。秉性方耿，不曲承上官意旨，为忌者所中，以微事落职。辛卯入都祝嘏，蒙赏还职銜。公宦情素淡，自是绝意仕进，主莱州北海、温州东山两书院讲席，门下士多所成就。为古文辞，下笔泉涌，法律一归严谨。著《莱游草》、《东山吟草》、《于京集》、《钓雪集》、《秋柳集》、《田园杂诗》、《一松斋古文》。年七十一卒。集中五言如《渡河》云：“刷黄诚善策，顺性岂陈言。”《晚泊》云：“雨声秋晚叶，灯影夜深船。”《正月初二日雨》云：“江梅方笑靥，塞雁总归心。”《京口怀太白》云：“第一江山景，无双诗酒人。”七言如《枫桥晚泊》云：“邻舟歌尽《懊侬曲》，夜雨滴残孤客心。”《咏蜡梅》云：“美人迟暮曾非病，名士风流可带酸？”《秋柳》云：“金堤月细双蛾敛，玉帐风高一箭新。”“未许风流随逝水，可堪摇落倚残阳。”皆息胎王、孟、韦、柳诸家，别具一种悱恻缠绵怀抱。闻诸稿遗失过半，见凤一毛，殊可惜也。公又有《秋柳诗》，用上下平韵三十首，自序云：“少陵《柳边》一首，独步千古，仅称‘叶叶自开春’一句，著题精刻，自难多耳。逮刘宾客、白太傅、温方城之属，好为《柳枝辞》，动至如干首，大概以柳为缘起，如医家饮剂，庖人羹汤，凡朝市、村园、江山、楼店，一切风景之地，无不可借端设措者。于人则主言情，虽不专在别离，总以哀艳为宗。余衍为三十首，亦犹渔

洋衍《柳枝》为长律耳。予生平无一适意，感悼伤怀，复不减于昔人，诗中亦间及之，非专咏一物核切为主者。“云云。诗多不具录。其后章有云”仆本恨人无好况，更逢楚客话江潭。“极牢骚语，却以蕴藉出之，尤不愧风人之旨矣。

◎渔樵对问《四库全书存目》载《渔樵对问》一卷，云旧本题宋邵子撰，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又作张子，刘安上集中亦载之。三人时代相接，未详孰是。中论杨慎所驳“有温泉而无寒火”一条、“天何依？曰：依乎地。地何附？曰：附乎天”一条，不足为是书病；并因其书所论皆习见之谈，疑后人摭其绪论为之。浚师谨案：朱晦翁《答吕伯恭书》云：“康节所著《渔樵对问》，论天地自相依附，形有涯而气无涯，极有条理。当时想是如此说，故伊川然之。”云云。据此，则是书实为邵子手著无疑也。

◎侍读名不始于唐刘友益以唐明皇读书无从质疑，卢怀慎荐马怀素、褚无量更日侍读，为侍读名见史传之始，予前录十二卷中引之。嗣阅《资治通鉴》胡三省注：晋王绍宗迁秘书少监，仍侍皇太子读书。此侍读之始也。他如《齐明帝纪》溧阳令钱唐杜文谦尝为南郡王侍读，江泌为南康王侍读，梁晋安王纲以侍读东海徐ゼ为家令，东魏高澄欲用荀济为侍读，北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为侍读。又《隋恭帝纪》代王在东宫，左右奔散，惟侍读姚思廉侍侧。是侍读之名，不自唐始，刘氏陋矣。予因刘氏之陋而据以笔之于书，陋更甚于刘氏也。记以志愧。

◎九江程大昌《禹贡论》曰：谓江至荆而九者，自孔安国始。其后班固之志地理，应劭之释《汉志》，皆谓江至庐江寻阳分为九派。（胡三省《资治通鉴注》曰：“余按：秦并天下，置九江郡，项羽封黥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《汉地理志》所谓‘九江在浔阳县南’。沈约《宋志》：”寻阳，本县名，因水名县。水南注江。二汉属庐江。吴立蕲春郡，寻阳县属焉。‘此时寻阳之地在江北。晋乱，立寻阳郡。后郡治于柴桑，而寻阳之名遂移于江南。晋惠帝置江州，治豫章。成帝移江州治寻阳。时人盖因《汉志》所谓’九江在寻阳县南‘，而寻阳又为江州治所，遂谓寻阳为九江。若《禹贡》之九江，其地实难考见。若必以夷陵为西陵，遂以巴陵为《禹贡》之东陵，摭取会洞庭之水为九江；考之前《志》，会洞庭者不止九水，而酈道元《水经注》谓庐江郡有东陵乡，江夏有西陵县，故是言东，《尚书》云’江水过九江，至于东陵‘者也。西南流，水积为湖，湖西有青林山。又考《水经注》，自沔口以下有湖口水、加湖江水、武口水、乌石水、举水、巴水、希水、蕲水、利水皆南流，注于江，而后至青林水口。亦可傅合九水之说，但未敢以为是。九河之迹，至汉已不可悉考，而欲强为九江之说，难矣。”）至张僧监《寻阳记》方列九名：曰申

、曰乌奉、曰乌白、曰嘉靡、曰畎、曰源、曰廩、曰提、曰菌。乐史《寰宇记》、李宗谔《九江图经》亦皆本僧监所记，而张须无、贾耽所记，名又特异。耽曰：“江有八洲；曰沙、曰人、曰九江、曰葛、曰象、曰乌、曰感、曰蚌，此八洲者，曲折而与江为九。“其说之无定如此。又曰：”《经》之九江，叙次岷源之下，彭蠡、洞庭之源，不与岷源相入。《水经注》所叙洞庭受水，有微、汙、资、湘、沅、澧、漣、漉、汙、未、渊、洑、汙、贸，不止九派，不可以损多就少。“又曰：”汉世近古，其谓江分为九，则经语无之。而谓寻阳之江为九江者，以其时世考之，则近古；以九州疆境考之，则寻阳向隶荆、不隶扬，岂可于去古甚远之世，易其地而他之乎？“浚师按：蔡沈集传寻阳记九江之名，一曰乌江，二曰奉江，三曰乌白江，四曰嘉靡江，五曰畎江，六曰源江，七曰廩江，八曰提江，九曰江。陆氏《经典释文》曰：“九江，《寻阳地记》云：一曰乌白江，二曰奉江，三曰乌江，四曰嘉靡江，五曰畎江，六曰源江，七曰廩江，八曰提江，九曰江。张须无《缘江图》云：一曰三里江，二曰五州江，三曰嘉靡江，四曰乌土江，五曰白蚌江，六曰乌江，七曰廩江，八曰沙提江，九曰廩江。“陆氏所引，与程氏所引申江、乌奉江，蔡氏所引一曰乌江、三曰乌白江已自不符。张氏之三里、五州、乌土白蚌、沙提，尤与前二说异。贾耽八洲，更无论矣。《初学记》引《寻阳记》：一白乌江，二奉江，三乌土江，四嘉靡江，五畎江，六浮江，七稟江，八提江，九菌江。源作浮，廩作稟，作菌。历来说经者但知据《释文》诸书，而于《初学记》均不之及也。尝询之李恢垣吏部，吏部以为次序不同，故见闻互异。然同引一书，不应舛误如是。惜《寻阳记》今无其书，不能考订耳。至以九江不在浔阳，而在洞庭，始于宋初胡旦，嗣是晁以道、曾彦和皆从其说。曾氏谓：“九江一曰沅，二曰渐，三曰无，四曰辰，五曰叙，六曰酉，七曰湘，八曰资，九曰澧。“朱子考定九江，去无、澧二水，而易以潇、蒸：“一曰潇江，二曰湘江，三曰蒸江，四曰资江，五曰沅江，六曰渐江，七曰叙江，八曰辰江，九曰酉江。“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引酈道元、《湘中记》诸说，谓古无潇水。恭读《大清一统志》云：“潇、湘虽自古并称，然《汉志》、《水经》俱无潇水之名。唐柳宗元《愚溪诗序》始称谪居潇水上，然不详其源流。宋祝穆始称潇水出九疑山。今细考之，唯道州北出潇山者为潇水，其下流皆营水故道也。至祝穆所谓出九疑山者，乃《水经注》之泠水，北合都溪以入营者也。“又蒋本厚《零陵山水志》云：“潇水一支出江华，一支出永明，一支出濂溪，惟出濂溪者犹为近之，出江华者乃以沅水为潇水，出永明者以掩水为潇水，盖后人以营水所经统谓之潇水，而遂不知有营水矣。故《广輿记》据此谓潇江在永州府城外，原出九疑山。不得谓古无潇水，遂于朱子有所疑也。“又按：沅水、湘水、资水，《太平御

览》并载于江南诸水，下并引《郡国志》云“资水岸有石头城，即吴将周瑜筑也”之语，则按之曾氏所云，资水出零陵都梁县，东北入沅，《水经注》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，皆地名迥殊矣。总之，地势久远，未可强通。孔安国传曰：“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，甚得地势之中。”言江水至荆州地界之中，分作九道，止此两语，免得多少葛藤。汉儒经义，绝不穿凿傅会，正不必争浔阳、争洞庭也。胡渭以甚得地势之中，谓孔安国传“孔殷”二字费解，直不知读孔传矣。若张须无一有作须元者，渭引作张须，尤谬之甚焉。

◎周仪伯山阴周凤翔死甲申之难，南都僭号，赠礼部侍郎，谥文节。我世祖章皇帝追恤前朝殉难诸臣，特谥文忠。按：《烈皇小识》载文忠三月二十一日死，二十二日逆闯始得崇祯帝遗魄于后苑山亭，二十三日殁于东华门，与《殉难录》文忠赴哭帝梓宫东华门外，归寓自缢不符。毛西河《文忠传》云：“京师陷，有传驾出狩者，凤翔思扈蹕，仓皇奔探。见贼据殿坐，而魏藻德、陈演、侯恂、宋企郊等各帅百官入朝贺。凤翔至殿前，视之大哭，急从左掖门趋出。百官皆惊怖不知所为，而贼第顾之，不为问。”毛与文忠同乡，其所纪述必详审。侯恂商丘人，崇祯戊辰进士，官兵部尚书，坐汴城失陷事下狱。闯贼入都，恂从逆，授伪工政大堂。其子方域，复社有名，亦两中我朝乡试副榜。张船山诗所谓“两朝应举侯公子，忍对桃花说李香”也。彼藻德、演、企郊辈固狗彘不食其余矣，若恂者亦复如此，不知后日见文忠于地下，作何面目？倘遇马士英、阮大铖，当一笑而解前憾欤？

◎出塞诗钱竹汀宫詹跋纪文达公（昀）《乌鲁木齐杂诗》，谓其叙次风土人物，历历可见，无郁；春愁苦之音，有春容浑脱之趣。林芑溪学博题林文忠诗云：“塞外之作，如寒月霜鸿，闻声泪下，尤妙在怨而不怒，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。”从叔芸圃先生谓先世父天山之役，塞雨边云，弥增奇气。自古名人负文章经济，所历之境，绝不以穷通得丧为累。唐之昌黎，宋之东坡、山谷，胸襟阔达，千载下读其诗文，犹可想见其为人也。先世父效力伊犁时，曾建开垦屯田之议。厥后文忠在戍，力任其劳。塞土荒凉，顿成美壤。故先世父怀文忠诗云：“沙场我欲无闲土，题向天山有数行。”文忠亦有句云：“但期绣陇成千顷，敢惮锋车历八城。”今则盗贼纵横，干戈满地，昨闻甘肃肃清后，大兵业已出关，是所望于桓桓虎貔之将帅哉。余抄文忠公及先世父诗之有关边疆风俗掌故者，附录于后，复检洪稚存太史《伊犁纪事诗》，并录之，以到戍先后为次，亦足以征我圣朝威德广被，拓土开疆，实从来所未有也。若文达诗中之“无数红裙乱招手，游人拾得凤凰鞋”，文忠诗中之“无端万斛黄尘里，偏著一枝含笑花”，则又广平赋梅，不碍其心肠铁石矣。

洪稚存太史（亮吉）《伊犁纪事诗》四十二首（录十首）；橐笔频年上玉

墀，虎贲三百笑舒迟。书生亦有伸眉日，独跨长刀万里驰（废员见将军，例佩刀长跽）。

熟客先惊问姓名，记曾跃马入咸京。当时书记疏狂甚，亲屈元戎作骑兵（谓张总兵廷彦。余辛丑岁客西安节署，张时尚在抚标学习，亲导至曲江镇看花）。

谁跨明驼天半回，传呼布鲁特人来。牛羊十万鞭驱至，三日城西路不闻（布鲁特每年驱牛羊及哈拉、明镜等物至惠远城互市）。

坐来八尺马如龙，演武堂前夹路松。谪吏一边三十六，尽排长戟壮军容（四月一日随将军演武场角射，时废员共七十二人）。

凿得冰梯向北开，阴崖白昼鬼徘徊。万丛磷火思偷渡，尽附牛羊角上来（冰山为伊犁适叶尔羌要道，常拨回户二十人日凿冰梯以通行人。浚师按：二十人句错，此地岂二十人足用耶？徐星伯《西域水道记》云是达巴齐人七十户尽借此役，应据此为妥）。

瓠脱宵寒忽异常，行辕门外橐它僵。堂期纵过天中节，明日仍冠骨种羊（将军一月内以二五八为堂期，诸废员咸入办事。又伊犁夏日即换季后，每天寒则仍戴暖帽）。

城西连日雨昏黄，急溜先倾羊马墙。夜半老兵惊起叫，皂雕如虎扑人忙。

将军昨日射黄羊，亲为番王进一汤（时哈萨克王子以承袭王爵来谢，因照例设宴）。百手尽从空里举，更凭通事贡真香（外番以藏香为贵，有所敬则献之）。

伏流百尺水潺，地势斜冲北斗垣。高出长安一千里，故应雷雨在平原（伊犁地形高出西安八百余里）。

五月天山雪水来，城门桥下响如雷。南衢北巷零星甚，却倩河流界画开（四月以后即引水入城，街巷皆满，入家间作曲池以蓄之，至八九月始涸）。

先世父莲舫公《伊江杂诗》十六首（录九首）：浩浩伊江水，春来浪拍天。南山插云里，北岸近城边。沃土原宜谷，疏流可溉田。岂烦杈子母，多费水衡钱（伊犁水土肥美，雪山春融，泉流甚旺，若筑坝分渠，开垦无数，何必河工岁修款算生息也）。

义烈媲睢阳，英风镇异方。三朝膺钱券，两代沥忠肠。碧血山河壮，丹青日月光。辉煌天语渥，读罢泪沾裳（扎义烈公乾隆年间在叶尔羌殉难，褒封世袭罔替。公子保宁谥文端公，孙庆祥字云峤，两世镇守伊犁，有政绩。庆公帅于道光丙戌，在噶什喀尔殉难。天语褒嘉，恤典尤重）。

雪海冰山路，开疆赖伏波。鹰声偏善引，（见《西域闻见录》。）马骨却怜多。唯有天垂险，能教地不颇，南方资保障，改道究如何（冰岭，神山也

，从不伤人，但马匹倒毙太甚耳。近年屡有改道之议，究未知于险易如何耳）？

承平五十载，耕凿六千家。回纥常栖寺，汾阳此建牙。独将苛政去，尤沐圣恩加。绳武推英嗣，勋名讷有涯（阿文成公移回民六千户于伊犁，另筑回城，立庙曰金顶寺，以栖之。每岁交粮十万石，以供军食。服教畏神，至今不辍。丁亥，公之曾孙容静止参帅到任，革除弊政，抚恤无微不至）。

草泽浩无边，山环大海圆。驻师李广利，留碣汉张骞。路可移瓜戍，川敷引马泉。巡防两无碍，经画仰前贤（伊犁西南卡伦外曰那林河草地，有大海，万山围绕，距喀什噶尔千余里。向例伊犁派赴喀城换防兵三百名，因冰岭行走甚难，奏改由此路缘海沿行至喀城，经行外夷哈萨克、布鲁特地面，寓巡边于换防之中，立法最善。近因军务，停止两手矣。相传海沿有张骞碑一座。又案：哈萨克即汉之大宛也。浚师按：霍罕是汉大宛观《陈汤传》可见。哈萨克是唐突厥王庭，即康居地也）。

有鸟能知气，飞从两地分。冬来同白雪，春至似乌云。星月还栖树，风霜自乐群。防边依圣世，真不愧鸦军（十月白鸦自南路飞来，乌鸦换去。春二月亦然，名曰换班）。

恶湿偏宜燥，孤高性独成。托根从石骨，结缕挂雕楹。野烧不须畏，春风应有情。爱居下流者，污辱总偷生（草名湿死干活，人家从石上采来，系于窗户间，开花颇好）。

尔岂通黄教，偏将祸福兴。圆身工宛转，捷足任蹇腾。爱极称如父，清修或偶僧。关门未许入，砂碛竟何能（八叉虫如土蜘蛛，长脚善走，啮人便死。见之者用黄纸收裹，送入庙中。亦有呼为八爷者。外夷人见之，卧于地上，任其行走，以为祈福，如见喇嘛一样。关门外到处有之，一入关门，绝不见矣。纪文达公《涑阳消夏录》言：“乾隆中京师相惊以虫，圆形相示，然究未见虫也。逮至乌鲁木齐，见所谓八蜡虫，乃即昔所图者。每逐人。巽之以水，则伏而不动。亟嚼茜草根敷伤口即愈，迟则不救。南路每移文北路，取茜草以备秋获者救急。”盖即此虫也）。

安得赵充国，边屯尽力筹。稼通秋塞迥，水引雪山流。烽燧虽云息，仓箱尚可忧。荒垣多旷土，使者亟须谋。

《登天仙绝顶》：匹马西来万里游，飘飘心迹似轻鸥。才探蒲海千寻浪，又度阴山五月秋。星落天中半天外，水穿沙底挟沙流。停车东望频搔首，漫学题诗付上头。

拔地苍松几万重，凉飙吹到白云峰。登临欲放乾坤眼，得句能消鬼胸。石有灵碑奠风雨，山留古雪守蛟龙。何当尽挽西流水，开遍沙场好力农。

林文忠公（则徐）《出嘉峪关》四首（录一首）：一骑才过即闭关，中原回首泪痕潜。弃人去谁能识，投笔功成老亦还。夺得胭脂颜色淡，唱残杨柳鬓毛斑。我来别有征途感，不为衰龄盼赐环。

《塞外绝句》十首（录六首）：裨海环成大九州，平生欲策六鳌游。短衣携得西凉笛，吹彻龙沙万里秋。

雄关楼阁倚云开，驻马边墙首重回。风雨满城人出塞（重阳前一日出关）。黄花真笑逐臣来（“黄花笑逐臣”，太白流夜郎句也）。

路出邮亭驿铎鸣，健儿三五道旁迎。谁知不是高轩过，阮籍如今亦步兵。天山万笏耸琼瑶，导我西行伴寂寥。我与山灵相对笑，满头晴雪共难消。古戍空屯不见人，停车但与马牛亲。道旁一饭甘藜藿，半咽西风袞袞尘。仆御摇鞭正指挥，忽闻狂吼慑风威。前山松径低迷处，无翅牛羊欲乱飞。

◎光禄寺厨役《汉旧官仪》：“太官、汤官，奴婢各三千人，置酒皆缙纁蔽，上食用黄金口器。”奢侈之习，自古已然。明光禄寺职上膳馐及宴享诸务，与阉寺交涉，蠹耗至不可纪极，稍正色其间，辄怨侮丛集，谴祸随之（见欧阳旦文集）。其上供品物，皆榷之长安中贾人，不时予其直，积负万计，贾人多破产者。南京光禄寺岁进酒十万瓶，由军民转运，遇有稽延，属吏往往获罪。杨峻在官时，始请改归巡仓者监之。徐文贞（阶）有《清查光禄寺厨役疏》云：“臣等看得该寺厨役，嘉靖九年议准不足四千名方许收补，盖本以四千名为额数。后虽加添一百名，揆之事理，总当不过四千一百名。伏乞敕下该寺堂上官，逐一清查明实，以四千一百名立为总额，而酌量各署事之繁简，分派某署若干以为细额，庶该寺不致动称缺乏，有误供应。”云云。观厨役一项，人数之多如此，无怪乎万历以后宫中脂粉钱开销至四十万两，马口柴、红螺炭需用至数千万斤也。我朝光禄寺，一切用度，俱有定制。惟御膳房属之内务府衙门。恭读《会典》内载：“膳房属下庖长四名，副庖长四名，庖人五十名，厨役二十八名。”又内膳房厨役六十七名。通计不过一百五十三名。缅维祖宗昭俭防奢，实足为万世法守矣（又按：明太常寺厨役嘉靖间亦多至一千三百六十三名，经徐阶等议准，以一千名作为定额，以三百名供续增差拨及备临时事故，可谓冗滥。又按：沈德符《野获编》载：“嘉靖十年，光禄寺厨役王福力请迁兴献王梓宫葬于北京，上命会议。尚书李时等极论不可，乃寝。”厨役上封事，议大礼，诚亘古仅见事。又按：正统时奈亨以光禄寺厨役得官本寺卿，历户部侍郎，亦奇）。

◎瑚琏杜少陵《水宿遣兴奉呈群公》诗：“嶷嶷瑚琏器，阴阴桃李蹊。”翟灏谓：“琏，力展切。今俗读音连，谬。少陵作平音，为贤者之责。”按：陆德明《明堂位音义》“四琏”作“四连”，虽亦注力展切，然古字多通

，既作连字，即用为平声，似无不可。如“夏后氏之两敦”，敦音对，黄东发《日钞》则平、上两收矣。至《论语》“瑚琏”，自汉、魏以来注者皆曰夏瑚殷琏，与《明堂位》不符。或云有误，或云别有所据。林芑溪《三礼通释》以朱子因《论语》作“瑚琏”，《左传》“仲尼曰胡簋之事”，皆“瑚”字在上，故以夏、殷、周为叙，疑《明堂位》文有倒置，亦有见也。

◎冰鉴七篇操姑布子卿之术者多矣。《四库》所收《月波洞中记》、《太清神鉴》二书，皆称美备。楚南何镜海观察（应祺）藏有《冰鉴》七篇，不著撰人姓名，议论微妙，宛似子家。予曾向观察借抄之，因世无刻本，特录于此。镜海极精相法，其《神骨章》二注，《须眉章》、《声音章》各一注，并为列入。荀卿《非相篇》“形相虽恶，而心术善，无害为君子；形相虽善，而心术恶，无害为小人”数语，固千古不磨之论，然视察焉，听观不掩读书者，能神而明之，未始非甄识人物之一端也。

附录《冰鉴》：《神骨章》第一语云：“脱谷为糠，其髓斯存。”神之谓也。“山蹇不崩，惟石为镇。”骨之谓也。一身精神具乎两目，一身骨相具乎面部。他家兼论形骸，文人先观神骨。开门见山，此为第一。

相家论神，有清浊之辨。清浊易辨，邪正难辨。邪正先观动静，静若含珠，动若火发，静若无人，动若赴敌，此为澄清到底。静若荧光，动若流水，尖巧喜淫。静若半睡，动若鹿骇，别才而深思。一为败气，一为隐流，均之托迹二清，不可不辨。

凡精神，抖擞时易见，断续处难见。断者出处断，续者闭处续。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，不了处看其脱略，做了处看其针线。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，疏节阔目，若不经意，所谓脱略也。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，慎重周密，无有苟且，所谓针线也。二者实看向内处，稍移外，便落情态矣。情态易见。

骨有九起：天庭骨隆起，枕骨强起，顶骨平起，佐、串骨角起，太阳骨线起，眉骨伏起，鼻骨芽起，颧骨若不得不起。顶骨平起，在头以天庭、枕骨、太阳骨为主；在面以眉骨、颧骨为主，五者备，柱石器也。一则不穷，二则不贱，三动履小胜，四贵也（何镜海曰：相有骨格，有骨气。骨格者，已成事也，手可揣。骨气者，未成者也，验于将来。惟持目力，此非碌碌者所知也）。

骨有色，面以青为贵，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（何镜海曰：青面者，深思而无情，心忍而志坚）。紫次之，白斯下矣。骨有质，头以联为贵，碎次之。总之，头无恶骨，面佳不如头佳。然大面缺天庭，终是贱品。圆而无串骨，半为孤僧。鼻骨犯眉堂，主不寿。颧骨与眼争，子嗣不立。此中贵贱，有毫厘千里之辨。

《刚柔章》第二既识神骨，当辨刚柔。刚柔即五行生克之数，名曰先天。

种子不足，用补有余，用泄消息，直与命通，此其皎然易见。五行有合法，木合火，水合木，此顺而合。顺者多富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。金与火仇，有时合火，推之水土皆然，此逆而合。逆者其贵非常。然所谓逆合者，金形带火则然，火形带金则三十死矣；水形带土则然，土形带水则孤寒老矣；木形带金则然，金形带木则刀剑随身矣。此外牵合，俱是杂格，不入文人正论。五行为外刚柔内，刚柔则喜怒、伏跳、深浅者是。喜高怒重，过目辄忘，近粗。伏亦不佞，跳亦不扬，近蠢。初念甚浅，转念甚深，近奸。内奸者功名可期，粗蠢各半者胜人以寿，纯奸能豁达者功业终成，纯粗无周密者半途必弃。观人所忽，人得八九矣。

《容貌章》第三容以七尺为期，貌合两议而论。胸、腹、手、足，实按五方；耳、目、口、鼻，全通四气。相顾相称则福生，如背如凑则林林总总，不足论也。容贵整，非整齐之谓，短不豕蹲，长不茅立，肥不能餐，瘦不鹄寒，所谓整也。背宜圆；腹宜突坦；手宜温软，曲若弯弓；足宜丰满，下宜藏蛋；所谓整也。五短多贵，两大不扬，负重高官，鼠行好利，此为定格他。如手长其身，身过于体，配以佳骨，定主封侯。罗纹满身，胸有秀骨，配以妙神，不拜相即鼎甲。

相貌家有清古奇秀之别，总之不必，须看科名星、阴鸢文为主。科名星十三岁至三十九岁随时而见，阴鸢文十九岁至四十六岁随时而见，二者全大器也，得一亦贵。科名星见于印堂眉彩，时隐时见，或为刚针，或为小丸，尝有光气，酒后及发怒时易见。阴鸢文见于眼角，阴雨便见，如三叉样，假寐时易见。得科名星早发，得阴鸢文迟发，二者全无，前程莫问。阴鸢文见于喉，又主子贵，杂路不在此格。目者面之渊，不深则不清；鼻者面之山，不高则不灵。口阔而方，禄千钟；齿多而圆，不家食；眼角入鬓，必掌刑名；顶见于面，终身钱谷；此贵征也。舌锐无官，橘面不显，文人不伤；左眼鹰准，动便食人；此贱征也。

《情态章》第四容貌者，骨之余，常佐骨之不足；情态者，神之余，常佐神之不足。久注观人精神，乍见观人情态。大家举止，羞涩亦佳。小儿行藏，跳叫愈失。大旨亦辨清浊，细处兼论取舍。人有弱态，有狂态，有疏懒态，有周旋态。飞鸟依人，情致婉转，此弱态也。不衫不履，旁若无人，（此）狂态也。坐止自如，问答随意，此懒态也。饰其中机，不苟言笑，察言观色，趋吉避凶，此周旋态也。皆根其情，不由矫枉。弱而不媚，狂而不哗，疏懒而真诚，周旋而健举，皆能成器。反此，败类也，大概亦得二三矣。前者恒态，又有时态，方与对谈，神忽他往，众方称善，此独冷笑，深险难近，不足与论情。言不必赏，极口称是，未交此人，故意诋毁，卑庸可耻，不足与论事。

漫无可否，临事迟回，不甚关情，亦为堕泪，妇人之仁，不足与谈心。三者不必定人终身，及此以求，可以相天下士。

《眉须章》第五须眉男子，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。少年两道眉，临老一林须，此言眉主早成，须主晚运也。然而紫面无须自贵，暴腮缺须亦荣。郭令公半部不全，霍嫖姚一副寡脸。此等间逢，毕竟有须眉者十之九也。眉尚彩，彩者，杪处反光也。贵人有三层彩、有一二层彩者，所谓文明气象，宜疏爽不宜凝滞。一望有乘风翔舞之势，上也；如泼墨者，最下倒竖者，上也；下垂者，最下（何镜海曰：下垂一语不确，仅有下垂而大贵者。大抵必兼斜视，所谓杀星当令也）。长有起伏，短有神气，浓忌浮光，淡忌枯索。如剑者掌兵权，如帚者赴法场。个中亦有微茫，不可不辨。他如压眼不利，散乱多忧，细而带媚，粗而无文，最是下乘。

须有多寡，取其与眉相称。多者宜清、宜疏、宜缩、宜参差不齐，少者宜健、宜光、宜圆、宜有情照顾。卷如螺纹，聪明豁达；长如解索，风流荣显；劲如张戟，位高权重；亮若银条，早登廊庙；皆宦途大器。紫须剑眉，声音洪壮，蓬然虬乱，尝见耳后，配以神骨清奇，不千里封侯，亦十年拜相。他如辅须先长，终不利；人中不见，一世穷；鼻毛接须，多晦滞；短髭遮口，饿终身；此其显可见耳。

《声音章》第六人之声音，犹天地之气，轻清上浮，重浊下坠。始于丹田，发于喉，转于舌，辨于齿，出于唇，实于五音相配。取其自成一家，不必一一合调。闻声相思，其人斯在，宁必一见决英雄哉！

声与音不同：声主张，寻发处见；音主敛，寻歇处见。辨声之处，必辨喜怒哀乐。喜如折竹当风，怒如阴雷起地，哀于击薄冰，乐如雪舞风前。大概以轻清为上。声雄者，如钟则贵，如锣则贱（何镜海曰：亦有如锣而大贵者，气必出于丹田，然一生劳苦不免也）。声雌者，如雉鸣则贵，如蛙鸣则贱。远听声雄，近听悠扬，起若乘风，止若拍瑟，上也。大言不张唇，细言若无齿，上也。出而不返，荒郊牛鸣，隐而不达。深夜鼠嚼，或字句相联，喋喋利口，或齿喉隔断，啾啾而谈，市井之夫，何足比数。音者，声之余也，与声相去不远，此则从细曲中见。贫贱者有声无音，尖巧者有音无声，所谓禽无声、兽无音是也。凡人说话是声，其散在左右前后是音，开谈若含情，话终多余响，不惟雅人，兼称国士。阔口无溢出，尖舌无窅音，不惟实厚，兼获名高。

《气色章》第七面部如命，气色如运。大命固宜整齐，小运亦当亨泰。是故光焰不发，珠玉与瓦砾同观；藻绘未扬，明光与布葛齐价。大者主一生祸福，小者亦三月吉凶。

人以气为主，于内为精神，于外为气色。有终身之气色，少淡、长明、壮

艳、老素是也。有一年之气色，春青、夏绿、秋黄、冬白是也。有一月之气色，朔后森发、望后隐跃是也。有一日之气色，早清、昼满、晚停、暮静是也。

科名中人，以黄为主，此正色也。黄云盖顶，必掇大魁；黄翅入鬓，进身不远；印堂黄色，富贵逼人；明堂素静，明年及第。他如眼角霞鲜，决利小考；印堂垂紫，动获小利；红晕中分，定产佳儿；两颧红润，骨肉发迹。由此推之，足见一斑矣。

色忌白、忌青，青尝见于眼底，白尝发于眉端。然亦有不同：心事忧劳，青如凝墨；祸生不测，青如浮烟；酒色惫倦，白如卧羊；灾晦催人，白如傅粉。又或青而带紫，金形遇之而飞扬；白而有光，土庚相当亦富贵；又不在此论也。最不佳者，太白夹日月，乌鸟集天庭，桃花散面颊，居守地阁；有一于此，前程退落，祸患再三矣。

◎徐锡之鼓山诗《鼓山志》朱竹先生题名云：“鼓山去福州府治东三十里。康熙壬子六月，偕歙人郑埜乘竹轿往游。晨曦射人面，扇以障之，手指皆流汗。既而行松阴三里，达涌泉寺。寺创自梁开平二年，闽王审知所建，延国师神晏居之。入门，山僧迎客，饭香积厨，寻挟之出，探灵源洞。下岩磴数十级，中裂一涧，跨以石梁，下视乏水。山僧语予：”此喝水岩也。国师安禅于是，恶涧水之喧，喝之，水乃倒流，遂涸。‘予为怅然。旁多宋人题字，有徐锡之者，刊诗于石云：“重峦复岭锁松关，只欠泉声入座间。我若当年侍师侧，不教喝水过他山。’辞颇清拔，先得吾心言之矣。郑子登IO一峰，予纳凉僧廊。日既暮，留憩廊下，爱青松架壑，信宿乃还。用苔帚拂尘，题名于壁。”按：《志》称锡之淳熙时人，此诗作于己酉。历太鸿《宋诗纪事》遗之，可谓失诸眉睫间矣。

◎李卓吾《四库存目》云：“李贽所著书皆狂悖乖谬，非圣无法。其《藏书》排击孔子，别立褒贬，凡千古相传之善恶，无不颠倒易位，尤为罪不容诛。”按：《明史·耿定向传》：“定向学本王守仁，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，后渐恶之。贽亦屡短定向。士大夫好谈禅者，往往从贽游。贽小有才，机辨，定向不能胜也。贽为姚安知府，一旦自去其发，冠服坐堂皇，上官勒令解任。居黄安日，引士人讲学，杂以妇女，车崇释氏，卑侮孔、孟。后北游通州，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，逮死狱中。”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谓：“定向因贽鼓倡狂禅，学者靡然从风，故每每以实地为主，苦口匡救。然又拖泥带水，于佛学半信半不信，终无以压服卓吾。”又谓：“焦澹园笃信卓吾之学，以为未必是圣人，可肩一‘狂’字，坐圣门第二席。”予观《焦氏笔乘》载方思善（扬）《怀李姚安诗》，中云：“寥寥千载后，师圣当何因。彼岸久未登，姚安识其津。一振士风变，再振民风醇。”可见当时推许之盛，非孟子所谓相率而为伪者欤

？休宁汪廷讷（字无如）。与贄赠答，称其“著书皆了义，评古善诛心”，一时习染之深如此。贄编有《开卷一笑》前、续集，猥鄙淫褻，污秽满纸。屠隆等从而夸贄，阅之令人欲呕。贄诗亦复不佳，如《初到石湖》云：“鱼游新月下，人在小桥西。”《九日极乐寺喜袁中郎至》云：“时逢重九花应醉，人至论心病亦苏。”《江上望黄鹤楼》云：“九秋槎影横清溪，一笛梅花落远天。”皆平常语，了不异人，宜《明诗综》削而不录也。

◎民呼故官明华亭顾文僖（清）《书感》诗云：“民力既已纾，赋入乃有常。公家无阙事，帑廩有余藏。后来诸君子，率由如旧草。至今乡父老，稽首周侍郎。”注：“周文襄以侍郎巡抚，后升尚书，而民止呼其故官。”吾皖道光初东阿周文忠（天爵）为怀远令，调阜阳，擢宿州牧，皆未离凤、颍两郡，爱民如子，善政不可殫述。公荐历至总督，凤、颍人仍称之曰周太爷。咸丰癸丑，公督师莅临，至一村，有老妪奉鸡子数枚、麦饼一盘，跪公马前曰：“太爷饥乎？敢以为献。”公问：“汝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我子昔为仇家所陷，赖太爷廉察，出之于死也。”公笑而受之，且啖且话，不里许而饼尽矣。《诗》曰：“恺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文忠有焉。乃佗父目公为酷吏，亦何妄哉！

◎天后李墨庄先生《使琉球记》据徐澄斋太史（葆光）《中山传信录》，谓天后莆田湄洲屿林氏第六女（录云：“张学礼记云：”天妃蔡氏，猴屿人。‘非是“）母王氏。生于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，升化于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，室处三十有八岁（徐录云：“一作生宋哲宗元，又云生于甲申之岁，以升化年考之，皆非是“）。徽宗宣和五年始赐庙（徐录云：“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，八舟溺其七，独允迪舟见神朱衣坐桅上，遂安归。闻于朝，赐庙额曰‘顺济‘“）。绍兴二十有六年始封灵惠夫人，历代加封至天妃（徐录：“绍兴三十年，加昭应；乾道二年，加崇福；淳熙十一年，回善利“皆仍夫人封。绍熙三年，特封灵惠妃。庆元四年，加助顺；嘉定元年，加显卫；十年，加英烈。嘉熙三年，封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。宝二年，封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。三年，又封灵惠助顺嘉应慈济妃。四年，封灵惠协正嘉应慈济妃。是年，又封灵惠协正嘉应善庆妃。景定三年，封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。元至元十八年，封护国明著天妃，为封天妃之始，又进显佑。大德三年，封辅圣庇民明著天妃。仁宗加封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。天历二年，加封灵感助顺福惠徽烈，共二十二字，庙额灵慈。明太祖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。永乐七年，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。崇祯年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，已又加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。有明一朝，凡四封也）。我朝康熙十九年收复台湾，提督万正色奏请加封天后。父名愿，字惟恚，宋时官都巡检，渡海覆

舟，赖后救免。宝五年，教授王里请于朝，封父积庆侯，母显庆夫人，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。浚师按：毛西河《重修得胜坝天妃宫碑记》云：“神名天妃，旧传秦时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顷，出玉女于岱山巅，至今祀之，所称神州老姆是也。特以地主阴，故妃之，而以所司河海为职土之雄。逮宋元中，俗称莆田女子契玄典而为水神，则后人所附会。“云云。不知西河所云神州老姆出自何典。徐、李二公亦未曾考及。林舍人（麟昌）充册使时，献长联于天后宫楹，款署裔侄孙某敬题。林，闽人，不容漫无考核而沿俗说也。（谨案：吴荣光《吾学录祀典门》载：“国朝康熙十九年，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。二十三年，加封天后。乾隆二年，加封福佑群生。二十二年，加封诚感咸孚。五十二年，加封显神赞顺。嘉庆五年，加封垂慈笃祐。六年，追封神父为积庆公，母为积庆夫人，祭于莆田清口天后庙后殿。”）

◎李不器岳襄勤公（钟琪）督川、陕时，有湖广奸民卢宗造言诬其谋反，寻又有郴州谋叛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书，劝以同谋举事，具详国史《襄勤传》中。惟李不器一案，本传未载。恭读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世宗宪皇帝谕旨：“据将军常色礼转奏，道士李不器诬捏岳钟琪谋叛一事，甚为荒谬。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荐，在内庭行走。圣祖仁皇帝广大包涵，天地覆载，无所不容，如喇嘛、西洋人以及僧道等类，畜养者甚多，圣祖仁皇帝皆不过以工匠杂艺人等视之。其中不肖之人，或借供奉名色，在外多事，而李不器尤为妄诞之甚，招摇不法。至圣祖仁皇帝宾天后，朕因李不器本籍陕西，故令发回原籍，交与年羹尧拘管。不意年羹尧将伊送往终南山内，厚加供养，每月给以多金。后闻李不器在彼怙恶不悛，仍肆为大言，希图惑众，且捏造朕旨有‘只要他在，不要他坏’之语，鄙俚妄诞，不知从何而来。今春朕向岳钟琪问及李不器，岳钟琪奏称‘李不器在陕，其每年供给，仍在通省存公银两内支給’等语。朕批谕云：”此事当日办理，甚为错误。李不器本系有罪之人，留其性命，已属宽典，岂可复加厚待！‘随谕令岳钟琪将伊看守，每日量给饮食。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钟琪，竟敢造为无影之词，肆行诬蔑，深可痛恨。据李不器以西藏用兵为岳钟琪妄启边衅。夫西藏之用兵也，当日平定藏地之时，康济鼐效力甚多，蒙圣祖仁皇帝封为贝子，令其与阿尔布巴等总理西藏事务。乃阿尔布巴等因妒忌争权，心怀背向，擅将康济鼐杀害，其叛逆之罪，实不容诛。正欲声罪致讨，适颇罗鼐率众为康济鼐复仇，具奏恳请发兵，是以特遣大臣统师进剿，未烦一矢之劳，凶渠授首，西藏安帖。此事皆由阿尔布巴等逆天背命，自取灭亡，是以国家不得已而用兵。事事皆出于朕亲指授，岳钟琪遵奉办理，而谓岳钟琪为启衅藏地，其诬妄甚矣！又李不器以岳钟琪广造军器，心怀不测。夫枪炮系军中必需之要器，朕令内外大臣屡行详议酌定，行令各省督、抚、提、

镇增添炮位、鸟枪，不时演习。车阵乃自古战守之良法，是以朕行令北方诸省商酌制造，募召兵丁，令其操演。此不独陕西一省为然，而乃以岳钟琪为私造私演，包藏异谋乎？又李不器谓岳钟琪滥费国帑。夫岳钟琪办理军需，购买骡头，一一俱经奏明，造具清册，送部查核，从无一毫浮冒。不知李不器何所据而指为滥费也。又李不器谓岳钟琪交结党与，讹言频兴，乃指奸民张熙投递逆书一事。前岳钟琪一见逆书，即严加审讯，穷究根株，张熙坚不吐供，岳钟琪百计询问，甚至设誓以诱之，伊始将谋逆党类尽行供出。今行文湖广、江、浙缉捕，无一漏网。且岳钟琪深知逆书中语诞幻已极，于朕毫无影响，无容隐讳，直将逆书陈奏。朕前嘉其识见远大，心地光明，为古大臣所莫及，即如王国栋、海兰等搜得逆书原稿，奏称书词悖逆，断不敢陈奏，其识见卑鄙无知，去岳钟琪何啻霄壤哉！且岳钟琪不将张熙严行监禁者，亦系奉朕密旨。而李不器乃以为岳钟琪交结党与，此醉梦中呓语也。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开挖街道，系雍州地方，与雍正年号干碍，谓是岳钟琪之咒诅公行。夫街道为居民出入之所必由，地方官修理平治，乃为政之要务。雍正四年有人条奏戊午系朕本命之年，京城不宜动土。朕谕以此等拘忌，皆庸夫俗见，毫无关系，仍令照常盖造房屋，修治街道。朕于辇毂之前，尚不以俗见为拘忌，况雍州之与雍正，有何干碍，而为此谬妄不经之语乎！至李不器所称岳钟琪搜伊居室时，有圣祖神牌，不知供奉何处等语。夫圣祖神牌，至尊至重，虽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。李不器何等卑微下贱之人，乃敢以圣祖神牌供于私室，即此褻越僭逆，万死不足蔽其辜，何得以此诬加岳钟琪之罪？尤属狂悖之至矣。岳钟琪身任封疆，实心办事，公忠义勇，敬慎无私，精诚可贯金石，勋业著于旗常。朕素所深知笃信，朝野内外，无不共悉。李不器架空诬捏之词，原不足以损其毫末，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诬蔑者，想因延信向为西安将军，平素溺于道教，习为妖邪，与李不器必相往来。西藏之事，延信推诿不愿前往，故李不器遂有擅启边衅之谤，亦未可定。至于捏造妖言，以反叛重罪污蔑国家柱石大臣，逞其私忿，如此丧心蔑理，乃天地神明所不容。是以自行败露，公然投递呈折，大干法纪。常色礼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将军署内，并令乘坐轿车，于辕门之外肆其狂悖之言，骇人观听。常色礼甚属无知，著常色礼会同巡抚西琳将朕此旨宣播于众，再将李不器严加刑讯，其种种妄言，是何意见。审明按律定罪，交三法司核拟具奏。钦此！“窃惟人臣功高震主，一经谣诼，鲜克令终。襄勤以大将专征，屡遭宵小播惑，非赖圣明洞鉴，其身顿成齑粉矣。于此益征大圣人保全勋庸，实超出寻常万万也。

◎微子面缚衔璧之诬“微子去之”，朱注：“微子见纣无道，去之，以存宗祀。”本何晏集解。《书》“我旧云刻子，王子弗出，我乃颠齐。”孔安国

传：“今若不出逃难，我殷家宗庙乃隕坠无主。”故东坡先生于“人自献于先王”句注云：“人各自以其意贡于先王，微子以去之为续先王之国，箕子以为之奴为全先王之嗣，比干以谏而死为不负先王。”蔡沈集传，据《左传》逢伯答楚子问，许男面缚衔璧，衰舆榑，以武王克商，微子启如是，断为微子适周在克商之后。浚师按：成王既杀武庚，封微子于宋，以奉汤祀。是微子受封在成王时，安得有面缚衔璧等事？观《武成》所载释箕子囚，封比干墓，式商容闾，并未语及微子，可知其早已行遁也。当纣之荒淫，微子痛殷将亡，谋于箕、比，其辞悱恻，千百世下犹想见其忠君爱国之忱。得父师片言，而其志始决。何则？前之数谏，既不听从，今之民心，已成仇敌，惟有遁之一法，冀存殷家一线之遗。设当时民无离德，旅不倒戈，我知微子必能复煽王烬；声周武以不臣之罪，安九鼎而中兴。夷、齐何人乎？奋其孤忠，尚扣兴王之马，岂忠如微子甘为降卤，貽偷生隐忍之羞？盖天时人事，无可如何至此，实有不得不去之势矣。陈同父曰武庚之叛为孝子，吾亦曰微子之去为忠臣。迨其后作宾王家，宏乃烈祖，马仍殷旧，鹭振西雍，作《诗》者固以客礼待之，而明其非周之臣子也。抑更有说者，《左传·僖公六年》：“楚子围许，许男面缚衔璧，大夫衰经，士舆榑。”微子，殷之宗室，位实子爵，无论不敢以君自居，即使面缚衔璧，而衰经与舆榑，孰为其大夫、士而相从以适周也？逢伯之说诬，蔡沈信逢伯之说，不愈诬耶？揖让之局，变而为征诛，虞宾之位，变而为衔璧，窃恐后世乱臣贼子，必有藉以为口实者，故不得不辩。若司马氏持祭器至军门之辞，则更不足论矣。

◎钱竹汀跋望溪集之谬李巨来督部书望溪侍郎《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》后文，予已载入《随录》九卷中。近阅钱竹汀《研潜堂文集》跋侍郎文云：“望溪以古文自命，意不可一世，惟临川李巨来轻之。望溪常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，才阅一行，即还之。望溪恚曰：”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？‘曰：“然。’望溪益恚，请其说。李曰：”今县以桐名者有五：桐乡、桐庐、桐柏、桐梓，不独桐城也。省桐城而曰桐，后世谁知为桐城者？此之不讲，何以言文？‘望溪默然者久之，卒不肯改，其护前如此。金坛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，以时文为古文，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。偶读望溪文，因记所闻于前辈者。“云云。此一则谬之极矣。《穆堂文集》与侍郎论文辨难者不一而足，桐城之议见于集中，且尚有论及所称副宪官阶、金陵地名者（已见九卷，不具录）。何钱于李集绝未寓目耶？跋中既曰”偶读望溪文“，何又不知《马溪府君墓志》起首一句即云”苞先世家桐城“耶？末以王若霖之言谓中侍郎作文之病，是犹王昶忌随园先生名，作《蒲褐山房诗话》拉吴嵩梁为证也。钱之经学、史学，较王为胜，不应轻率落笔如此。吁！可怪矣。

◎贬张留侯诗袁随园《咏史》云：“子房非正士，可传惟一椎。自见黄石公，阴险靡不为。为韩非其心，灭韩皆其计。不肯立六国，韩宗遂陨地。野雉幸辟阳，夫妻义已绝。立贤不立长，殷周有成迹。胡为召四皓，为之张羽翼？老人见厚币，来如飞鸟捷。龙准木强人，伤哉为所劫。长陵骨未寒，杀子及其妾。北门夺军时，四皓骨已朽。借使木未拱，能安刘氏否？报韩既不成，报汉复何有？所以子辟疆，竟请诸吕王。谁能为此谋？贻谋自子房。”后人读者都以为深文周内，于留侯尚如此，真三代下无完人矣。不知此议发于朱子也。朱子曰：“子房为韩报秦，撻掇高祖入关。及项羽杀韩王成，又使高祖平项羽。两次报仇，皆不自做。后来定太子事，他亦自处闲地，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定之。”（见《御纂朱子全书》卷五十八）据此，则随园诗实为有本。予在京师，一日侍椒生先生座中，谈及之，先生曰：“随园亦喜读朱子书耶？”余对曰：“大约随园笃信程、朱处却在此等。”先生笑而不答。

◎张玉父子夺门明成祖靖难兵起，首用燕山左护卫张玉策，夺北平九门，抚谕城内外，三日而定。嗣进攻东昌，玉被创战歿。成祖即位，论靖难功第一，追封荣国公，谥忠显。洪熙中改谥忠武，与朱能、王真、姚广孝侑享成祖庙廷。子一，当景泰帝不豫时，与石亨、曹吉祥迎英宗于南城，复以夺门功封太平侯。于谦、王文、范广之死，一颇有力。纳贿乱政，亚于石亨。天顺二年卒，赠裕国公，谥勇襄。予尝谓成祖窃位，其罪浮于唐太宗，英宗复辟，其名亦不及唐太宗之正。何也？唐太宗杀建成、元吉，高祖尚在，陕以东建天子旌旗，夫固父命之矣。若成祖与建文帝，君臣分定也，分定则篡逆而已。庐陵王逼于牝朝，母子义绝，天复唐祚，诸武遂歼。若英宗北狩，祸由自取，轻弃其天下，而犹然谋复大位，兄弟有市行矣。善乎李贤之言曰：“如景帝不讳，群臣谁不愿请，门何必夺？且内府之门何可夺？而‘夺’之一字，何可训也！”若张玉父子，先后五十年间，均以夺门得爵，联姻帝室，富贵绵长，天道实有不可知者。后世臣工，与人国家，处人骨肉，使皆如张氏父子居心，三纲不几几沦灭耶（英宗用岳蒙泉为内阁，一与石亨见之愕然，卒阻其吏部侍郎之擢，小人肺肝如见。一兄辅、从兄信并著贤声，一门邪正不同如此）。

◎刘鲁田六流《六流》一首，济宁刘鲁田孝廉撰。其文云：“盖闻射必有的，行必有归，志倡于前，行与之随。志之所趋，不勉而习，习之所熟，不期而开。譬犹决拾将施，中否未判，轮蹄初发，南北可之。终谬千里，始差毫厘，及乎已误，虽悔何追！农工力作，商贾负贩，良苦纵殊，相去非远。唯清门绪余，儒林苗裔，成则登天，败则入地，睹之生悯，言之斯畏。用是品鹭履行，章别流辈，总其阡陌，区为六格，贻彼童蒙，使自择执。一曰圣贤之流。昭事上穹，同胞下民，洗心致知，修辞检身。穷十三经，涉廿一史，旁究百氏

，折衷孔子。访畎亩之利病，明廊庙之张弛，得志则膏泽大行，处约则著书乐志。桑枢绳床不为绌，袞衣华毂不为侈。斯其上也。二曰英彦之流。细行出入，大节确然，古人可作，吾何畏焉。文事则祖圣宗贤，滋条沃根，迂、固、董、贾为之师，扬、马、崔、蔡为之邻。武略则太公、孙、吴寝处揣摩，驱万众如疾风，摧强敌若朽株。譬鸾凤之羽毛，貔虎之爪牙，或御侮于疆场，或为仪于天家。斯其次也。三曰方伎之流。聚精殚思，执艺不迁，心愤而通，巧生于专。是以虢国起死，成都下帘，弄丸解纷，调弓泣猿，鼓琴飘瓦，画龙御天。与没世而无称，宁小道之可观？抑亦为次，此其选也。四曰温饱之流。与俗浮沉，随世唯诺，盘簋愿丰，衣服耻恶。利田宅则钩考锱铢，贪仕宦则依违台阁。同草木而甘心，唯富贵之是乐。是古之所谓凡庸，而今之所谓卓犖也。五曰樗栎之流。长爪丰肌，啜茗薰香，牙签饰架，素琴挂墙。微舆马不出郊，非庆吊不下堂。生事雪消于几筵，精神蚁漏于姬姜。此犹禽息与鸟视，形虽存而若亡也。六曰粪壤之流。正人则疏，宵小是比。仇雠篇翰，诋讪术艺。鹤鹑促织，华灯纸鸢，走狗斗鸡，挟弹持竿，性命与依，忘眠废餐。又或品竹弄丝，乞灵贱优，掷骰斗叶，摹肩厮流，追欢曲巷，金尽床头。九陌前行，十手后指，曳履顶冠，植发含齿。彼丈夫也，奚如至此？凡此六流，何地蔑有？三益三损，唯人所取。若乃父兄据津，亲戚当涂，承庇嘉荫，容容于于，食客仰其膏光，妾子希其吹嘘，谁不投以甘饴，而肯进之苦茶哉？于是日削月剥，时流岁迁，及乎景暮而市空，水涸而鱼穷，身名瓦裂，凭籍荡然，受恩者付之太息，而他人坐视而不怜。非后事之失图，乃初志之已愆也。《诗》不云乎？‘言念君子，载寝载兴。’《易林》有言：‘跬步不已，跛鳖千里。’夫寝兴念之，跬步斯勉，不良之足，可以致远，而况与骐驎，固绝尘而追电者乎？“按：鲁田名汶，号叔子，父毓秀从何姓，顺治间副榜，官至山东按察使，卒留葬济宁，遂家焉。鲁田以复州卫籍中山东乡举，旋隶旗籍，蒙圣祖恩复原姓，归济宁守墓。世祖在潜邸时，特见优礼，多所咨询，赐其读书室曰“士林芝蕙”。“鲁田又著有《原命》、《原性》及《诚者圣人之本论》，惜皆未之见也。

◎郑介夫解考诗《考》三章，郑笺：“弗谖者，长自誓以不忘君君之恶。弗过者，不复入君之朝。弗告者，不复告君以善道。”朱晦翁诗传云：“诗人美贤者隐处涧谷之间，无戚戚之意。虽独寐寤言，犹自誓不忘此乐。永矢弗过，自誓所愿不逾于此，若将终身之意。弗告，不以此乐告人也。”晦翁抹却小序，但就贤者自己身分而言，较郑氏似为得体。然郑介夫侠《言行录》云：“暇日闻子侄诵《诗考》之义，叹曰：是何言欤！古之人在〈亩犬〉亩不忘君，况于贤者？一不见用，而忿戾若是哉！盖弗谖者，弗忘君也。弗过者，弗以君为过也。弗告者，弗以告他人也。其存心如此，故虽流落顿挫之余，一话

一言，未尝不在君父。”云云。浚师按：介夫不以说经著称，而所论断恰具一种忠君爱国之慨。后之攻驳郑氏者，恐无此直截也。晦翁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曾采之，何于辑传转置之耶？

◎牵牵者，𠂇见挽也。挽舟索一名百丈牵。《资治通鉴晋安帝纪》：“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，军人于南岸牵平百丈。风水迅急，有漂渡北岸者，辄为魏人所杀略。”胡三省注曰：“百丈者，所以挽船。今南人用麻绳，北人以竹为之。”并引陆游《入蜀记》为证。按：《入蜀记》云：“倒竿橦立鲁床，盖上峡惟用鲁及百丈，不复张帆矣。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，大如人臂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，凡用鲁六枝，百丈两车。杜工部在云安《十二月一日三首》诗中，有云”一声何处送书雁，百丈谁家上濑船“，仇沧柱辑注引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及《南史·朱超石传》，而不及《通鉴》，以朱超石作朱超，误矣。浦二田《读杜心解》引白香山诗”荏苒竹箴“，’即百丈也。《康熙字典》牵字注谓百丈为牵船之箴。按：箴乃编竹渡水者。《扬子方言》云：“𠂇付谓之[B18C]，[B18C]谓之箴。”似于牵无涉，当是箴字之讹。苏子由《河冰复结》诗云：“引纤低徊疑上坂，打凌辛苦甚攻城。”牵亦作纤也。（又按：天宝十三载，安禄山乘船沿河而下，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，十五里一更。胡三省注曰：“凡挽船夫，用板二尺许，斜搭胸前，一端至肩，一端至肋，绳贯板之两端，以接船纤而挽之。”）

◎贡妃明成祖为高皇后第四子，史有明征。朱竹撰《静志居诗话》，信嘉兴沈元华《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》云：“高后配在天，御幄神所栖。众妃位东序，一妃独在西。成祖重所生，嫔德莫敢齐。一见异千闻，《实录》安可稽”云云，定成祖为贡妃生。按：明《太常寺志》载奉先庙制，高后南向，诸妃尽东列，西序惟贡妃一人。贡音公，《康熙字典》注明祖妃贡氏，据《太常寺志》也。《明会典·庙祀门》载奉先殿仪节，但列帝后忌辰，自仁祖起，至穆宗帝后止（此系万历年所修《会典》），并无各妃。其陵寝所载，亦仅云孝陵四十妃嫔，惟二妃葬陵之东西，余俱从葬，亦未叙妃嫔姓氏。如果成祖为贡妃所生，当即位时何未闻尊崇谥号，仅于奉先殿西序位次别之？揆之情理，殊属牵强。沈元华诗集，竹明言为其玄孙传弓摭拾，而传弓早夭失传，此诗盖得之高工部寓公家。必好事者假沈名而作，竹不察，辄登录之。且以高后从未怀妊，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为证，抑何谬耶（元至正十五年，明祖渡江，定太平。马后念滁、太平阻江，脱东西急，势不能相为，即率诸将士妻妾从，挈家至太平，太子标于是年生于太平陈迪家。时太平城初下，太子生之报至，明祖喜，镌其山曰“到此山者不患无嗣”。据此，则懿文太子生年确凿，其为马后所出无疑。按：明祖二十六子，马后生太子标、秦王爽、晋王冈、成祖、周王肃

，胡充妃生楚王桢，达定妃生齐王浚、潭王粹，郭宁妃生鲁王檀，郭惠妃生蜀王椿、代王桂、谷王惠，胡顺妃生湘王柏，韩妃生辽王植，余妃生庆王彝，杨妃生宁王权，周妃生岷王便、韩王松，赵贵妃生沈王模，李贤妃生唐王轻，刘惠妃生郢王栋，葛丽妃生伊王彝，而肃王英母郤无名号，赵王妃、安王楹、皇子楠皆未详所生母。史册班班可考，曷尝有贡妃之名？沈元华以明臣又曷敢如此妄言乎？此不辨而自明也）。

◎兔吐生退之《毛颖传》：“其先明视，佐禹治东方土，养万物有功，因封于卯地，死为十二神。尝曰：”吾子孙神明之后，不可与物同，当吐而生。‘已而果然。云云。浚师按：东方房宿，正卯宫，水土既平，生养万物，故曰”佐禹治东方土，养万物有功“。张茂先《博物志》：“兔舐毫望月而孕，口中吐子。旧有此说，余目所未见。故曰”当吐而生“。朱文公答蔡季通书曰：“《毛颖传》云’其先明视，佐禹治东方，吐养万物‘，又云’吾子孙当吐而生‘，恐兔之得名，以吐之故。但吐养未知所出耳。又答季通书曰：“兔者，吐生光。昨日闲思此语，忽记《毛颖传》有’吐养万物有功‘之句，意此等语必先有出处，故二书各用之。又答季通书曰：“荷垂示，但《本草》亦止说吐生，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。严有翼注韩文，但举《博物志》而不及《本草》，不知《博物志》明言”旧有此说“，则亦非出自茂先所志矣。文公以”土养万物有功“作句，误以土为吐耳。兔吐而生子可也，兔岂能吐养万物乎？

◎杜茶村随园先生《与邵厚庵书》曰：“枚前席间贬茶村文，太守色不许。我以见彼文绝少，未敢争之固，辨之疾。今赐《变雅堂集》读之，文之未是，又安论其古不古也。然茶村至今尚不至于草亡木卒者，亦有故焉。当鼎革时，诸名士流离江湖，结社群居已，而不学。其诸老先生多晚节不臧，欲然病乎己，遇胜国士人，争罗致燠咻之，冀免其清议。而其时冒称逸民者，遂乘其虚而劫焉，往往ε破履，登高座，居之不疑。以为李、杜、韩、苏，摇笔便是，既无别怵之苦心，又无畏友之靡引切，借国家危亡，盗窃名字。盖不止茶村然也。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时，荆楚一伦，技止此乎，久没没矣。”又陈锡路《黄奶余话》曰：“杜于皇咏坡公云：“堂堂复堂堂，子瞻出峨眉。少读《范滂传》，晚和渊明诗。‘此四句都用山谷语。按：山谷《赞东坡真》有’堂堂子瞻，出于峨眉‘之句。又诗有’饱吃惠州饭，细和渊明诗‘云云。杜故不免丐扯。钝翁《说铃》及渔洋《诗话》并称之，亦不可解。浚师于茶村诗文皆未寓目，近得《变雅堂全集》，方信随园之言不谬。其集中有《祭龚太夫人》文一篇，以欧阳修、严延年之母为比，谓：“修得母训，遂以文章、气节、经济，名当时而传后世；严母之言，其子不能用，以及于祸。又云：“由欧母

而后，惟太夫人一人。“按：龚端毅曾降李贼，作北城御史，复归大清。维时甫当鼎革，我圣朝恢阔大度，不咎既往之辜，端毅得以扬历台省，其人实无足取也。茶村受端毅恩，贡谏则可，何至谓欧母后仅得一龚氏之母？直将七八百年贤母、节妇、忠臣、孝子一齐抹煞，安乎？不安乎？至与屈大均书，许为鲁仲连不帝秦，言尤狂妄，桀犬吠尧，奚足污人齿颊。第逞其曲笔，未免颠倒是非。沈归愚选茶村诗，目以颓唐，尚不能定茶村之品诣也。吾家望溪公垂老之年，亲铭其墓，毋亦偏于私谊欤？”

◎中统欧阳圭斋《慰文廷国博丧母书》云：“‘中统’若干，聊为雇车之资。”按《元史》，世祖中统元年十月，造‘中统元宝’钞，其文以十计者四，曰一十文，二十文、三十文、五十文，以百计者三，曰一百文、二百文、五百文，以贯计者二，曰一贯文、二贯文。至元二十四年又改造‘至元钞’，自二贯至五文，凡十有一等。其后虽有更易，而终元之世，中统、至元二钞，常行钞也。而以国号称之，直可与“朱提”作的对矣。

◎郭以沈氏子为嗣《沈下贤（亚之）集》有《驸马都尉郭公墓志铭》云：“府君讳某，大父汾阳王子暖尚升平公主，生子男三人、女二人，长今为皇太后（按：宪宗在潜邸，暖女为广陵王妃，生穆宗）。府君即其少子。今上即位，皇太后（穆宗立，尊郭妃为皇太后）。昆弟皆宠锡尊官，而府君最少，益蒙隆念。自州刺史入为殿中监，尚西河公主。岁余，改宫苑闲厩使。府君宽柔和易，不守刚决。长庆三年七月五日，暴疾卒于主家，享年三十七。太后闻之，惊悼悲哀，使者自中宫出，按问发疾之状，月余乃解。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葬于京兆某原之上。初，西河主前降吴兴沈氏，生子男一人。及郭氏之丧无后，而以沈氏之子为之主。”云云。浚师按：《新唐书》暖生四子，铸、钊、牟从、，铸袭封。《旧唐书》则云暖子钊、牟从、，无铸名。《新唐书》：“暖性和易，累为殿中监，尚西河公主。牟从卒，代为太子詹事、宫苑闲厩使。长庆二年（与墓志作三年不合）暴卒，太后遣使按问发疾状，久乃解。初，西河主降沈氏，生一子，无嗣，沈氏子嗣。”《旧唐书》无传，似宋子京本《下贤集》中墓志而添入也。顾《新唐书》专立《公主传》，其宪宗诸女，载汉阳公主降郭牟从，西河公主降沈，薨咸通时，不言再降郭牟从。且《公主传》自代宗后皆无再降者，子京不应漫无考证。国朝邵氏撰《宏简录》，序于宋氏新书颇著其失，而于此等处亦未经指出。其《公主传》中于西河公主叙入先嫁沈，后嫁郭，盖亦以下贤墓志为本耳。独怪令公有子八人，其孙曾之多，至不可数记。没无子，何不择昆弟之子为嗣，而竟以妻之前夫子异姓主丧。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，吾于郭氏，不能无惑。

◎撰拟文字武进李申耆太令（兆洛）编《皇清文典》七十四卷，皆翰林、

詹事撰拟大令，序云：“其于掌故，以当中郎《独断》；资之遣翰，或同伯厚《指南》。”诚文章之大观也。同治丁卯，鲍子年太守官阁读时，搜辑内阁撰拟文字，自康熙以来，仅得诏十六篇，制七篇，敕谕八篇，祭文四篇，谕祭文四篇，贺表七篇，奏折二十一篇，谢折三篇，附会议折四篇，不过存十一于千百。盖道光二年直庐不戒于火，档册悉付焚如，无从纂集耳。偶阅华亭章荀侔（鸣鹤）《谷水旧闻》载：“顺治时逢端敬皇后丧，中书张宸撰御祭文中有‘渺兹五夜之箴，永巷之闻何日；去我十臣之佐，邑姜之后谁人’等语，上阅之堕泪。”今内阁题名中并宸之名亦失之矣。按：《上海县志·文苑传》：“宸字青乡，句，博学工诗文，由诸生入太学，选中书舍人。时端敬皇后宾天，上命词臣拟撰祭文，三奏草而上不悻。最后属宸云云。寻迁兵部督捕主事。康熙六年求直言，宸疏请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，以苏民困，邑用安堵。旋罢归病卒。有《芦浦庄诗》、《北征使粤草》行世。《谷水旧闻》又载其《均编粮务议》，其乡百姓得免赔累之苦，远近咸感颂云。”

◎于六宗“于六宗”，《祭法》曰：“埋少牢于泰昭，祭时也。相近于坎坛，祭寒暑也。王宫，祭日也。夜明，祭月也。幽宗，祭星也。雩宗，祭水旱也。”东坡先生从之，朱文公亦以《祭法》为主，蔡沈集注遵师说也。浚师按：胡氏三省《资治通鉴》注云：“《尚书》‘于六宗’，而诸儒互说不同。王莽以《易》六子，遂立六宗祠。王肃亦以为《易》六子。挚虞以为《月令》‘孟冬天子祈来年于天宗’，天宗，六宗之神也。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，六宗者，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，《虞书》谓之六宗，《周书》谓之天宗。孔颖达曰：”王肃六宗之说，用《家语》之文，以四时也，寒暑也，日也，月也，水旱也，为六宗。孔注《尚书》同之。伏生与马融以天、地、四时为六宗。刘歆、孔晁以《乾》、《坤》之子六为六宗。贾逵以为天宗三，日、月、星也；地宗三，河、海、岱也。‘今《尚书》欧阳、夏侯说六宗者，上及天，下及地，旁及四方、中央，恍惚助阴阳变化，有益于人者也。古《尚书》说天宗日、月也，辰、岱、河、海也，日、月为阴、阳宗，北辰为星宗，河为水宗，岱为山宗，海为泽宗。郑玄以星也，辰也，司中也，司命也，风师也，雨师也，为六宗。虞喜《别论》曰：“地有五色，太社象之，总五为一，则成六。六为地数，推校经传，别无他祭也。’刘昭以为此说近得其实。张髦曰：”父祖之庙六宗，即三昭、三穆也。‘魏文帝以天皇太帝、五帝为六宗。杜佑取之。郑氏曰：“之言烟，周人尚臭，烟气之臭闻者。’”此一则胡氏荟萃诸家，叙而不断，今之说经者罕有其匹。

◎混号赵瓿北先生《陔余丛考》曰：“世俗轻薄子互相品目，辄有混号。《吕氏春秋·简选篇》：”夏桀号移大牺，谓其多力，能推牛倒也。‘此为混

号之始。“因历记史策以来，至于明季，人士之有混号者，可谓博矣。愚按：混号之称，不始于桀也。兜为浑敦，共工为穷奇，鲧为机，三凶为饕餮。他如京城太叔（《隐元年》）斗谷于菟（《庄三十年》，《僖二十年》）。封豕（《昭二十八年》），皆明著于经传者。不特此也，殷纣之为独夫，周灵王之为髡王，百里奚之为五大夫，非混号而何？蜀冯继先曰：“三凶、封豕，所有异呼，皆天下之民，各据其恶目之也。”邵阳魏默深撰《武事余记》，于教匪冉天元、王国贤皆书其本字（不改书添、幅）。高天升、马学礼、魏学胜书其本名（不书高二、马五、魏棒棒）。并以明季流寇各有本名，如罗汝才（混世王曹操）、惠天相（过天星）、刘国能（闯塌天）、李万庆（射塌天）、高迎祥（小闯王）、李锦（一只虎）、刘体纯（二只虎）、王辅臣（马鸽子）、刘哲（蝎子块）、高杰（翻山鹞）、王光恩（小秦王）、马进思（混十万）、张光璧（黑煞神）、杨光甫（一连鹰）、贺一龙（革里眼）、孟长庚（点灯子）、贺宗汉（活地神）、高加讨（显道神）、刘浩然（乡里人）、刘洪启（一把沙）。吴梅村《绥寇纪略》不加核实，王横云《明史稿》亦不加厘正，遂以一丈青、摇天动、不沾泥等形之纪传，以正史而同《水浒》小说，谓之鄙倍，是亦谬论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“青、徐贼众数十万人，迄无文号、旌旗、表识，咸怪异之，曰‘无文号者’。”“正以其乱书名目，如市俗之所谓混号耳。东汉张角之乱，所在盗贼并起，博陵张牛角、常山褚飞燕及黄龙、左校、于氏根、张白骑、刘石、老髡文八、平汉大计、司隶缘城、雷公、浮云、白雀、杨凤、于毒、五鹿、李大目、白绕、眭固、苦蝥之徒，大者二三万人，小者六七千人。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，引”《朱隼传》曰‘轻便者言飞燕。‘于氏根，贤注曰：“《左传》曰”于思于思“，杜预云：“于思，多须之貌。

“骑白马者为张白骑。大声者称雷公。大眼者为大目。‘老髡文八’作‘左髡丈八’”云云。以故隋盗之王簿为知世郎，王须拔为漫天王，魏刁儿为历山飞；宋盗之杨天王、透手滑、武胡、一窝蜂；元盗之芝麻李、定光括佛、戕命官、破头潘、大刀敖；明成化时荆、襄盗之刘千斤、李胡子；正史中彰彰如此，乌得谓吴祭酒、王尚书为鄙倍耶？

◎望溪先生楹句家望溪公生平不甚作诗，戴蓉洲孝廉曾从其裔孙处搜得十五首刻之。浚师按：吴江王北溪（元文）有《过望溪读书处》五古三章，注：“公有句榜于堂中云：“急务莫如存夜气，衰年尤在惜分阴。‘颇似晦翁集中语。持躬立品，足见一斑。“又顾侠君太史（嗣立）《寒厅诗话》云：“丙子春，寓宣武门外三忠祠，小屋数间，萧疏可爱，因颜之曰‘小秀野’。时海宁查德尹（嗣口）、嘉善柯南陔（煜）、桐城刘北固（辉祖）、方灵皋（苞）、江浦刘大山（岩）、泰州宫友鹿（鸿历）、武进钱亮功（名世）、徐学人

（永宁）、嘉定张汉瞻（云章）、常熟蒋扬孙（廷锡）、大兴王昆绳（源）、方拱枢（辰）俱集京师，乃举逢十之集，率以赋诗饮酒为乐。倩禹鸿胪尚古（之鼎）绘《小秀野图》，余自题四绝句，和者百余人。余诗有云：“绕墙新插翠芭蕉，根护蔷薇粉欲消。试听雨声催叶响，秋来无限可怜宵。”是科无一人受知者。德尹曰：“此首殆诗讖也。”“以上两则，苏厚子编辑公年谱，皆未收入。然则公之遗事湮没不传者多矣。”

◎染蓝鹭鸶翎《大清会典》载崇德元年定戴翎之制，贝子戴三眼孔雀翎，根缀蓝翎；镇国公、辅国公戴双眼孔雀翎，根缀蓝翎；护军统领、参领戴单眼孔雀翎，根缀蓝翎；护军校戴染蓝鹭鸶翎，盖即今之蓝翎也。余在京师厂肆得国初顺治间无名氏画册一本，所画人物皆本朝衣冠，其戴花翎及蓝翎者，悉无玉石翎管，蓝翎如花翎之绿色，但无眼耳，亦不似今之乌色。凉帽用片金里，非今之全红里者，与《会典》所载四品以上凉帽用片金里合。帽上无顶戴。又妇人袍皆若男装，袍长短，不似今之袍一齐。随事皆关学问，即我朝冠服，历今二百数十年，非得此画册较证之，无从尽悉也。又按：顶戴之别，始于雍正五年。其时二品、三品官咸起花珊瑚顶，至八年，始改三品为蓝宝石顶焉。

◎宋丘浚宋丘浚，黟县人，官殿中丞，因读《易》悟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能通数，知未来兴废。尝谓家人曰：“吾寿终九九。”后果八十一卒（见《明一统志》，本朝萧氏《氏姓谱》中亦仅录此数语）。按：《江南通志》载：“浚，天圣中进士，为句容令，历官至殿中丞。多宦绩，尝上《感事》百篇，往往刺讥权贵。执政请诛之，仁宗曰：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古有郇谟哭市，其斯人之徒欤？”“云云。据此，浚之品学必有大过人者，惜其著作不传。明丘琼山姓名与之适同，岂无心暗合耶（尤展成《明艺文志》误以浚所撰《牡丹荣辱志》为明丘琼山作，《四库存目》中讥之）？”

◎西湖雍正二年六月，福、浙总督满保、浙江巡抚黄叔琳疏称：“杭城地当省会，附郭之县仁和在东北，钱塘在西南。自仁和而迤东，则为海宁三县，田亩数万顷，全藉省城上下两塘河水灌溉。而两河之水源，则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。湖居省城之西，聚南北诸山之水，汇七十二泉之源，潴而为湖。《旧志》：周围三十余里，水由涌金门入城，紆回环曲，而出于钱塘、武林、艮山诸门。其出艮山门者，入上塘河，由临平而达于海宁。出钱塘门者，由三闸而至松木场、桃花港，与武林门之水共注响水闸，凡湖墅、支河与古荡、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，皆资其利，有余之水，归入下塘河，而仁和北乡以及钱塘之下八乡实沾荫焉。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。唐臣白居易所谓‘每放湖水一寸，可溉田十五顷。每一复时，可溉五十顷。若蓄泄及时，则濒湖千顷可无饥岁’者

，此也。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，由湖界直接山脚，沿湖诸山之水，畅流入湖，而无所壅遏。一由山水所来要口，俱设小闸，以阻浮沙，使之不能淤塞，一由上塘五十里外临平镇之西南有东湖，即古临平湖，以为之停蓄。故其来也有源，其去也有归，含泓蕴涵，而无涸竭之患，无泛滥之虞。则西湖与上河、东湖，其利害实相为表里者矣。自明季来，各闸废坏，而沙土多淤，继且并其淤者而听佃于民，则山与湖隔绝，而西湖之源不能充裕。上河淤浅，东湖壅塞，则水无容纳，而西湖之流不能停蓄。源流既损，而湖利遂微，三县之田，旱不兼旬，即忧枯槁，由来久矣。我皇上宵旰忧勤，凡利益民生之事，无一不廑圣怀，况开浚水利，所关甚大。（臣）等奉命详慎查勘，谨按《西湖旧志》，三十余里有先被民人占为田荡，于康熙三年丈入鱼鳞图册者，计四百四十二亩零，每年共征粮银二十两七钱零，共征粮米一十五石五斗零，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，共一万九千三百三株，并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，每年约收租息银三百四十四两零。又未经丈入鱼鳞图册者，计二百一十八亩。若较额征之数，每年亦止银十余两，米七石余斗，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，并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，每年约收租息银一百二十三两零。此项田地，原属官湖，渐为民占，在亘塞湖心者，固为妨碍水道，即去湖较远者，亦皆阻遏水源。况所纳于官者，每年仅银三十余两，米二十余石，即所利于民者，每年亦止花息银四百九十三两零。其为官民利益者甚微，而所损于三县民田者实不止于巨万。今荷圣恩，轸念民生，修复水利，所当仰请皇仁，豁除粮额，照西湖旧址尽行清出归湖，去其梗塞，开通水源，以贻万世无穷之利。其从前所种桑柏等树，或移植于附近堤岸，或移植他处，以收花息，各听民便。至现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，通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零，淤浅、硬沙、葑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，应将浅涸者挑深，淤塞者开浚，芟除葑草，以复故址，而畅湖流。其次序则先里湖而后外湖，先硬土而后葑滩。其深浅则或五六尺、三四尺，各就湖面形势，分别挑浚。其淤泥、葑草则雇用小船，搬运帮筑于各旧堤之上，加阔加高，以坚堤址。其保护则沿堤钉桩编竹，不使淤泥坍入湖中。里湖各桥建闸启闭，不使沙土流入湖内。其委任则令盐驿道率同府、县、佐贰，实心料理。其工费则令布政使会同盐驿道将府、县原估，再加丈勘，节省确估，造册详送抚（臣）核明，具题请旨酌动海塘捐监银两，于今年揪成后兴工。抚（臣）就近不时查看督率，俟工成之后，即交于盐驿道每年查看照管，俾永远不致淤塞。如此则西湖之水无忧涸竭，而仁、钱、海三县民田旱涝有备，亿万小民受益无穷，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矣。”全疏载《西湖志》中。谨按：乾隆二十二年，复奉谕旨，不许民间侵占，经疆臣亲历相度，将占垦及淤浅之滩，逐段勘明，分别有无妨碍水道，酌量办理。计展复小

有天园迤西、一天山脚下、金沙港庙后、锦带桥内湖、钱塘门迤南、清波门西首长桥等处，共清出有碍水道之地荡淤滩约一里有零，悉刨挖归湖。其已成田者，概免刨挖，其小民栽荷蓄鱼之荡，止许用竹箔拦隔，以通水道，不许私筑土埂，为日后占垦张本。内将小有天园门前圈占之水荡清出，建筑马头，又于柳浪闻莺处即将开挖圈占之土方筑堤一道，计长一百余丈，直至涌金门马头，以作界限。其余不齐之处，悉行裁直，淤滩开浚深通。现在实丈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，较前清出一里有余。于湖之四面，立石永禁，不许再行侵占。每年责令地方官查丈一次，如有侵越，立押刨废，照例治罪。所有免其清出之田亩地荡，分别酌量征租，解盐驿道存贮，充岁修西湖之用。其清出之堤岸，悉照苏堤之式，沿岸栽种柳树，以杜小民侵占。二十七年，又经委员查丈具奏。仰见两朝圣人仁恩覆载，民隐时廛，绵远流流，实为东南利赖。兵燹以来，名胜之区化为灰烬，有心水利者，当能修复而还厥旧观也。

◎玉户开种《后汉书襄楷传》襄上桓帝疏云：“前者宫崇所献神书，专以奉天地、顺五行为本，亦有兴国广嗣之术，其文易晓，参同经典，而顺帝不行。”章怀太子注：“《太平经典〔兴〕帝王篇》曰：”问曰：“今何故其生子少也？”天师曰：“善哉子之言也！但施不得其意耳。如令施其人欲生也，开其玉户，施种于中，比若春种于地也，十十相应和而生。其施不以其时，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，十十尽死，固无生者。真人欲重知其审，今无子之女，虽日百施其中，犹无所生也。不得其所生之处，比若此矣。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，名为亡种，竭气而无所生成。今太平气到，或有不生子者，反断绝天地之统，使国少人。”云云。按：开其玉户，施种于中，语已近于淫褻，至云无子之女，日百施其中，犹无所生，又云不得其所生之处，又云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，试问如何得所生之处？如何得不妄施之地？此是何等事，而欲人君行之？不几几乎讲容成之术耶？且楷疏中一则曰“陛下嗜欲不去”，再则曰“陛下淫女艳妇，极天下之丽”，既以嗜欲淫艳为当戒，而复劝以读宫崇之书，谓之可以广嗣，然乎？否乎？楷习天文阴阳，历陈天象，使桓帝恐惧修省可也，乃杂以不经之言，则真妖妄不经矣。

◎双双《春秋。宣五年》：“冬，齐高固及子叔姬来。”《左》曰：“冬来反马也。”《公羊》曰：“其诸为其双双而（俱）至者与？”孔颖达曰：“法当遣使，不合亲行，故经、传具见其事，以示讥。”浚师按：高固胁而求昏，书逆叔姬，讥其不当逆而逆也。书及子叔姬来，讥其不当来而来也。双双而至，不过曰固何为而夫妇偕来耶，与《左氏》“来反马也”四字，皆于言外用其讥讽，辞极明显。乃唐徐彦疏曰：“旧说双双之鸟，一身二首，尾有雌雄，随便而偶，常不散，故以喻焉。”盖因何休注“双行匹至，似于鸟兽

”，遂附会言之。然旧说出自何人，彦未尝著明。考之《山海经》，有云：“南海之外，赤水之西，流沙之东，有三青兽相并，名双双。”郭璞注云：“言体合为一。《公羊传》所为‘双双而俱至’者。”彦所本如此。然《山海经》与彦说不同，以之解经，真荒唐奇怪之极。国朝刘氏逢禄、凌氏曙皆深于《公羊传》者，于此等处绝无一语驳正，何耶？刘安世曰：“读《春秋》者，以为《公》、《》、《左氏》三家皆不可信，非三家之不可信，实不善解经者之起人不信耳。”苏氏谓何休为《公羊》之罪人，愚谓徐彦亦何休之罪人矣。（按：星家衍心星为狐，《二十八宿真形图》心星有牝牡两体。《异物志》：“灵狸一体，自为夫妇，故能媚人。”《山海经》：“有鸟焉，其状如鸟，五彩而赤文，名曰奇余，自为牝牡，食之不疽。有鸟焉，其状如雌雉，而五彩以文，自为牝牡，名曰象蛇。”又丛“爰之山有兽焉，状如狸而有髦，其名曰类，自为牝牡。”又《唐韵》注：“有鸟名炎离，能自为牝牡。”又《物理小识》云：“《庄》注言类自为牝牡，犹藏经之言半变也。”今广东所产有一兽，予曾亲见之，遍体斑毛，名不求人，自为阴阳，殆即灵狸也。天下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存之以广异闻。若解经引以为证，其污秽圣人著作，可胜诛耶？因论双双而附记于此。）

◎八蜡《礼·郊特牲》：“蜡之祭也，主先嗇而祭司嗇也。祭百种，以报嗇也。飨农，及邮表、禽兽，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古之君子，使之必报之。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。迎虎，为其食田豕也。迎而祭之也。祭坊与水庸，事也。”《黄氏日钞》：“八蜡：一先嗇，二司嗇，三农，四邮表，五猫，六虎，七坊，八水庸。”山阴陆氏读为“祭坊与水，（句）庸事也”。（句）谓如“民功曰庸”之庸。按：徐师曾曰郑氏去百种而增昆虫（郑注并无此语）。方氏亦去百种而分猫、虎为二，张子用百种而序之于末，以为学者不信经而信注；定为先嗇一，司嗇二，百种三，农四，邮表五，猫虎六，坊七，水庸八，似矣。然以愚见度之，孔疏云：“邮若邮亭屋宇处所；表田畔；者，谓井畔相连。”是邮表、实三事也。“古之君子”以下数句，乃申明上文诸祭之义，坊与水庸似包入表、内。莫若以主嗇为一，司嗇为二，百种为三，农为四，邮为五，表为六，为七，禽兽为八，较为平允。孔疏不云乎？“禽兽即下文猫、虎之属”，则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，今但合猫、虎为一，或分猫、虎为二，则禽兽二字为无著矣。王白田谓集说仍载旧说而不取张子为非，近人俞荫甫引《周礼大司乐》注谓禽兽之所包者广，而不敢明断禽兽即八祭之一，似均于“古之君子”一段未曾体会入微也。究之蜡祭一事，古今迄无定论。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奉上谕：“国家崇报之文，明肇荐，考议周详。凡祀典所关，群神咸秩。即如雩祭诸礼，事系农桑，近复议行。有举无废，皆以为民也。迩年以来

，诸臣工每以蜡祭为请，朕追维旧制，酌古准今，有宜于详慎者。考大蜡之礼，防于伊耆，三代因之，所以报万物之成也。虽咏于《诗》，详于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，而古制远，传注参错，难以折衷。所谓八蜡，配以昆虫，后儒谓其害稼，不当与祭。《月令》：“祈年于天宗，蜡祭也。‘注云：“日月星辰则所主。’又非八神。至谓合聚万物而索飨之，其神甚多，尤难定位。且蜡与腊冠服各殊，有谓腊即蜡者，有谓蜡而后腊者，是古制已不可考，终无定衡。至于后世，自汉腊而不蜡，此礼已湮。魏、晋以降，迄于唐、宋，时行时止，或溺于五行之说，甚且天帝、人帝及于龙、麟，朱鸟，多至百九十二座，议者以为失先王之礼远矣。苏轼曰：“迎猫则为猫之尸，迎虎则为虎之尸。‘近于倡优所为。是以子贡观于蜡，言一国之人皆若狂，以其沿习日久，迹类于戏也。盖祀于南郊，已不合古制，而蜡于四郊，则惟顺成之方始祭。较量区别，丛杂琐细，于义有乖，于礼未洽，于神为褻。自元、明以来停止此典，实有难于举行之处。况蜡祭诸神，如先啬、司啬，日月、星辰、山林、川泽，今皆祀于各坛庙，原于典文无缺。即民间秋成之后，休息农功，祀神报赛，大抵借蜡之遗意，以尽其闾井欢洽之情，犹有吹豳击鼓之风，亦皆听从民便，未尝禁止。是蜡祭原行于民间，但田夫萃处，杂以嬉戏，各随其乡之风尚，初不责以仪文。若朝廷议祀，洁蠲虔享，必严肃整齐，何至有一国若狂之论。可知此祭即古亦闾阎相沿之旧俗，讵可定以为郊庙典礼？如以为有祈无报，则方春而祈谷，冬又有事于圜兵，《礼》谓郊之祭为大报天，又云万物本乎天，大报本也，岂得谓之有祈无报乎？况二仲荐馨，并崇社稷，班固所谓为天下求福报功者，具在陈祥道，所谓大社、国社，农之所报在焉。今社稷坛春秋两祀，祈报之礼已备。至义近于重复，事涉于不经者，即下之礼臣，亦难定议。因诸臣但泥古制，多未深考，是以特降此旨，俾共知之。钦此！”恭读一过，儒生纷纷之说，可以不攻自破矣。

◎〈甬瓦〉瓦《大清会典》惟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镇国公、辅国公府第得用筒瓦。谨案：筒应作〈甬瓦〉，音同，赵宋太祖尝命有司为州防御使郭进治第，凡庭堂悉用〈甬瓦〉瓦。有司言惟亲王、公主始得用此。帝怒曰：“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，使我无北顾之忧。我视进岂减儿女耶？亟往督役，勿妄言！”帝宠异将帅类此。又王世懋《闽部疏》：“泉、漳间烧山土为瓦，皆黄色，郡人以海风能飞瓦，奏请用〈甬瓦〉瓦，居民皆俨似黄屋。”今粤东民家亦因畏海风，多用〈甬瓦〉瓦者，但不敢黄色耳。粤屋向覆以蒲，自唐李齐物及杨于陵为节度使始教民陶瓦，以备火患云。

◎二分明月徐凝诗：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元萨雁门《寄李溉之》诗云：“天下三分秋月色，二分多在水心亭。”溉之名，济南人

，所居在大明湖上，雍土水中而为亭，可以周览其胜，名之曰“天心水面”。然则济南亦有二分明月之典矣。

◎梦观集余从海舶贾人购得《梦观集》六卷，《释如兰》编次。按：梦观禅师名守仁，富阳人，发迹四明延庆寺，住持灵隐。洪武十五年，征授僧录司右讲经，甚见尊礼。三考升右善世。母歿，赐镪殓殓。二十四年，主天禧，示寂。方正学先生撰其诗序云：“五谷所以疗饥，而水所以御渴。人皆知五谷之用重于水也，不知五谷非水则不能成，生物之功反有急于五谷者。有水而无谷，则鸟兽之毛血，草木之肤实，或可治以养生，未有无水之地，能久存而不死者也。惟文与道也亦然。天下皆知道之贵于文也，宁知道非文则无所寓、而文有急于道者乎？周衰以来，老、庄诸子发其术，著书者以百计，惟佛氏入中国稍后，而其术最奇。其闳诡玄奥，老、庄不能及之。然而世之学者，常喜观诸子之书，至于佛氏之说，非笃好者，多置不省。何哉？岂非诸子之文足以说人，故人尤好之邪？佛氏之意盖亦深远矣，惜其译之者不能修其辞也。以其所言之详，使有能文者译其辞，命文措制与诸子相准。虽阻遏诸子而行于世可也。其动物诱民，奚止若斯而已哉！盖知道而不能文，其失芜昧，而道不章；能文而不知道，其失荒鄙，而不足以立教。兼通而并至者，非奇杰之士不能也。余行四方，与学佛者游颇众，其以知道自名者，则缀缉俚俗之说，以诋诬其徒，污秽烦褻，近于俳戏之语，谓道当若是，而不必乎文，或病其然，则绝去其教不省，而雕斫丽语曼辞以取容于世，心甚厌而非之。人咸谓余不喜佛氏，亦有以致之耳。今年道钱塘，遇普福大师仁公一初，于其道甚习，出其文若诗，览之持论深醇而不杂以他说，为辞富丽而不流于诡异。吾儒之工于言者，殆不能过。余喜与之值，师亦乐与余言，然相宜，犁然相谐，然忘其所从之殊、所居之远也。夫道固无穷，文亦无穷，能言斯道者，岂特古之人哉！暗乎而非隐也，茫乎而非诞也，杳乎微乎而非昧也，试归而求之，余不有得焉，则师得之矣。”此叙《逊志斋集》中无之，盖先生文章遗失者多也。梦观曾从东维子（杨维桢）游，故《题铁崖余山诗后》云：“世无扬子云，千载徒为尔。”又《铁崖挽诗》云：“旧业门生今几在，下车空拜马陵坟。”亦可知其渊源所自矣。集中各体均具清新俊逸之致，无元季纤巧结习。同时宗泐、道衍诸人，相与酬唱，雄壮逊泐、衍而风韵过之。五言如：“雨壑龙随卧，晴林鹤共蜚”：“山川壮齐鲁，河汉入青徐”：“烟村人语寂，雪径虎蹄深”：“松风清客枕，花雨洒僧袍”：“画意沧洲外，乡心落照边”：“溪云千顷雪，松籁一庭秋”；七言如“云销碧海天无际，波撼金山地欲浮”：“百宝不如燕石贵，一钱谁买越江清”：“人因病久交游绝，士到名成出处难”：“汉室将军双玉斗，郭家天马五花文”：“岩僧扫月千峰净，山鬼吟风万壑哀”：“故人消

息双鱼素，游子衣裳寸草心”：“瘦驼随燕草，归马萧萧识汉旌”：“谪仙浩气临青海，贺老清风满鉴湖”，奇超拔，不似衲子口吻。其和御制《安南云水僧》诗六首，有云“兹行岂敢辞艰险，一叶轻舟出浪堆”，御笔为改“一叶帆飞白浪堆”，易三字而上句艰险之义始贯。明高天纵之英，足使梦观心折。是集《四库》正存目中均不载。朱竹《明诗综》但存如兰，而无梦观，殊令人不解。五百余年复于海外得之，洵可宝也。

◎四库装函《四库》书每部用香楠二片，上下夹之，约以绸带，外用香楠匣贮之。其书面皆用绢，经用黄，经解用绿，史用赤，子用蓝，集用灰色，所约带及匣上镌书名，悉从其色。见王葑亭通政（友亮）《双佩斋诗》注。

◎嘉鱼“南有嘉鱼”，朱子集传注：“鲤质，鱠肌，出于沔南之丙穴。”袁仁《毛诗或问》云：“《埤雅》：”嘉鱼，鱠鳞，肌肉甚美。‘谓其鲤之质，鱠之鳞，而肌肉甚美也。今乃以鳞为鲫，而以肌属上。’“浚师按：《大清一统志》：”大丙山在略阳县（陕西汉中府属）东南，《蜀都赋》’嘉鱼出于丙穴‘，注：“丙，地名也。’《寰宇记》：”大景、小景二山，景字本为丙，唐讳改，并在顺政县（顺政，唐属山南西道，宋属利州路，即今略阳）东南七十里。其山峻崖，南北相对，高百余丈。山衣石发，被于崖阴。北有穴，方圆二丈余，其穴有水潜流，土人相传为丙穴。沮水经穴门而过，或谓之大丙水。每春三月上旬，有鱼从穴出跃，相传名为嘉鱼。‘《府志》：“大丙、小丙二山在沔县西北八十里。’《册说》：”大丙山在略阳县南二十里，又丙水在褒城县西北。‘《水经注》：“丙水上承丙穴，出嘉鱼，常以三月出，十月入地。穴口广五六尺，去平地七八尺，泉悬注，鱼自穴下透入水，穴口向丙，故曰丙穴，下注褒水。’《寰宇记》：”丙水源出褒城县西北牛头山。‘《輿地纪胜》：“大丙水源出黄崖岭下。’《明统志》：”水在沔县北八十里。

‘“据此，则今之论丙穴当云陕西，不当云蜀矣。广东肇庆府首邑为高要，亦出嘉鱼，《一统志》不载。《岭表录异》云：“嘉鱼形似鱠。《广东通志》云：“其头如鼠，鳞中有脂，以豕膏炙之，光明如珠。《岭南杂记》云：“为鱼中第一，广鱼无味，此鱼出自石穴，盖食乳水，故肥美。《广东新语》云：“孟冬大雾始出，出必于端溪、高峡间，其性洁，不入浊流。尝居石岩，食苔饮乳以自养，霜寒江清，潮汐不至，乃出穴嘘吸雪水。在粤中大、小湘峡者（大、小湘峡皆高要县属），以十月出穴，三月入穴，西水未长，则四五月犹未入穴。《粤中见闻》云：“四会地方（肇庆府属）白荡，有柔鳞肥甲如水晶者，亦谓嘉鱼。《虞衡志》云：“梧州火山嘉鱼状如小鲂鱼，皆与高峡者异。《详《高要志》中。《€南记》：“雅州丙穴出嘉鱼。盖产不一地，而解丙穴者，或以为丙日，或以为地名，或以谓其穴向丙，亦迄无定论。

产高峡者，其白如玉，肉亦腴嫩，入口若豆腐。然美则美矣，但不耐咀嚼耳。浚师又按：《诗九》”之鱼鱮魴“，传：”大鱼也。“《尔雅》注：”鱮似蹲子，赤眼。鱮音蹲，上声。“《毛诗陆疏广要》：”鱮似鯢鱼，而鳞细于鯢，赤眼，多细文，鱼之美者。“《埤雅》以嘉鱼之鳞比鱮，颇不谬。若鲫，色黑，体促，腹大，脊隆，与嘉鱼绝不相似矣。至朱子所引，山阴陆氏亦引之，特云：”鲤质鱮鳞，肌肉美。“并未有鲫字。其原实出任豫《益州记》，见《文选》注。袁氏之驳晦翁仅知陆佃《埤雅》，亦失之不考也。

◎凌廉使先世父《蔗余偶笔》曰：“王子安《滕王阁序》、范文正《岳阳楼记》，胜地高文，江山生色。我朝凌泉庄廉使、翁覃溪阁学书《序》，张文敏书《记》，皆刻诸屏风，信三绝也。”浚师按：“汪师荅太宰（由敦）《松泉诗集》有《题凌观察课耕祷雨二图》截句云：”东阡西陌亩纵横，布谷声中长吏行。谁识霜威廉使重，荷锄童叟笑相迎。“”珠帘秀句银钩笔，胜事流传杰阁中。砚沼还飞作霖雨，不须作记拟坡公。“第二首即指屏风《序》刻。廉使讳寿，康熙癸巳举人，由内阁侍读擢御史，巡按北直，出为陕西粮道、江西按察使。善书，直逼晋人，诗文亦具有宗法。兵燹后所存者鲜矣。道光壬寅，浚师在邑城，往来公家。绮园姑丈（树藻），廉使玄孙也。案头有廉使旧镌”凤阁侍读“印章一方，昌化血沁石，光润如玉，一日持以见赐，并佐以廉使在江西自制鸡雏待饲酒杯四器，今所称凌磁者，质地莹洁，鸡之花冠、金爪，奕奕有神，俨似瓿香馆设色，藏之篋衍，不啻金璧。乙卯入都，此篋独忘携出，竟毁于贼。至今思之，犹为愤懑。厥后浚师滥竽侍读，曾仿廉使印章，属栩斋镌刻，石既不佳，篆法更迥不能及。吾邑自国初以来官阁读者，廉使后，惟浚师继之。窃叹姑丈持赐之时，若预为区区兆者。异哉！”

◎蒙古吉林风土高宗纯皇帝《御制诗》二集，有《蒙古》、《吉林土风杂咏》各十二首，于蒙古则谘询部落之习俗，于吉林则敬念兴京之旧规，随事命题，各疏短序，非仅供吟咏、备考证已也。诗多不具载，敬录其目，俾乡曲儒生不获仰诵全集者，知我国家臣服之地，与开创之邦，不特远过刘、李，抑且上迈邨、岐矣。蒙古诗目一曰《乳筒》，序云：“以皮为之，平底丰下，而稍锐其上，捋乳盛之，于取携为便。”二曰《荒田》，序云：“农作非蒙古本业。今承平日久，所至多依山为田，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，秋获乃归，耘耨之术，皆所不讲，俗云靠天田。”三曰《鄂博》，序云：“蒙古不建祠庙，山川神示著灵应者，累石象山冢，悬帛以致祷，报赛则植木为表，谓之鄂博，过者无敢犯。”四曰《革囊》，序云：“以革为之，用代筐罍盎，食用巨细，无所不纳，行汲或以贮水，涉川则挟之肘间，乱流以济。或谓之皮馄饨，盖俗呼也。”五曰《柴车》，序云：“取材于山，不加刻斫，轮辕略具，以牛驾之，行

则鸦轧有声，如小舟款乃。”六曰《骨占》，序云：“炙羊肩骨，视其兆以覘吉凶，犹古龟卜。”七曰《马竿》，序云：“生驹未就羈勒，放逸不可致，以长竿系绳縻致之，蒙古最熟其技。”八曰《儿版》，序云：“儿生在襁褓中，令卧版上，韦束其两臂，倚毡庐壁间，啼则摇之，徙居则悬之装之后。”九曰《灰筒》，序云：“木削两筒，编韦联之，稍剝其中，涂油而布以灰，作字毕，则拭去而更布之，有古漆驼之风。”十曰《竹笔》，序云：“蒙古产毫颖而未得缚笔之法，削竹木渍墨作书。”十一曰《口琴》，序云：“制如铁钳，贯铁丝其中，衔齿牙间，以指拨丝成声，宛转顿挫，有箏琶韵。”十二曰《转经》，序云：“蒙古奉佛惟谨，木轮中贯铁枢，可转动，集梵经于轮间，大者支木架，以手推之，小者持而摇之，旋转如风。谓一转功德，与持诵一过等。”吉林诗目一曰《威呼》，序云：“剝巨木为舟，平舷圆底，唇锐尾修，大者容五六人，小者二三人。剝木两头为桨，一人持之，左右运棹，捷若飞行。”二曰《呼兰》，序云：“因木之中空者，剝使直达，截成孤柱，树檐外，引炕烟出之。上覆荆筐，而虚其旁窍以出烟，雨雪不能入，比室皆然。”三曰《法喇》，序云：“似车无轮，似榻无足，覆席如龕，引绳如御，利行冰雪中，俗呼扒犁，以其底平似犁。盖土人为汉语耳。”四曰《斐兰》，序云：“弧矢之利，童而习之，小儿以榆柳为弓，曰斐兰；剝荆蒿为矢，翦雉翟、鸡翎为羽，曰钮勘。”五曰《赛斐》，序云：“古人食皆以匕，羹则以勺。国俗旧用木匕，长四寸许，曲柄丰末，犹古制也。”六曰《额林》，序云：“度横板楣栋间，以贮奩篋瓶罌诸器具，兼几案匱櫛之用。”七曰《施函》，序云：“斫木为筒，因其自然，虚中以受物，贮水酿酒，皆用之。视束铁编篋攒木片为器者，天质为胜。”八曰《拉哈》，序云：“土壁堵间缀麻草，下垂缘以施圪墁，此国初过涧茵鞫间故俗也。”九曰《霞绷》，序云：“蓬梗为干，抐谷糠和膏傅之，以代烛。燃之青光荧荧，烟结如云，俗呼糠灯。”十曰《豁山》，序云：“夏秋间捣败苧楮絮，入水沬（去声）之成毳，沥芦帘匀暴为纸，坚韧如革，谓之豁山。凡纸笺胥以是名之。”十一曰《罗丹》，序云：“鹿蹄腕骨也。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为戏，视其偃仰横侧为胜负。小者以獐，大者以鹿，莹泽如玉，儿童妇女围坐，掷以相乐。以薄圆石击之，则曰帕格。”十二曰《周斐》，序云：“桦木之用在皮，厚者盈寸，取以为室，上覆为瓦，旁为墙壁户牖，体轻而工省，逐兽而频移。山中所产不可胜用也。”又恭读《赋板升》七古一章，序云：“蒙古语音以毡庐为格尔，以土瓦屋为拜牲。板升者，盖拜牲之讹也。毡庐其旧俗，而土瓦屋则近代始有之。内地流民至此，率仍屋处。明季因以是为苦，盖视板升俨如畏瓿脱矣。”谨并著之。

◎家音姑《诗。豳风》“予未有室家”，与上据、茶、租、〈疒者〉叶；《

小雅》“复我邦家”，与上樗、居叶；并音姑。《左传。襄四年》魏绛对晋悼公述虞人之箴曰：“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”家与夫亦叶也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不载。

◎郭元登临淮（今改乡，属凤阳县）郭登字元登，武定侯英之孙，正统时立，功麓川，历官都督佥事，镇大同，封定襄伯。英宗复辟，戍甘肃。宪宗成化初复爵，八年卒，赠侯，谥忠武。事详《明史》本传。登七岁能诗，及为将，拊循士卒，廉洁尚谋。也先之寇京师也，登率所部并纠集忠义，从雁门入援，先以蜡书驰奏，略云：“敌马长驱，三关失险，贼留连内地，为患匪轻。臣今悉起官军民壮，入护阙庭，京兵击于内，臣兵击于外，使贼有腹背受敌之患，首尾不救之虞。”又曰：“忠诚切己，敢亡报国之心；成败在天，不负为臣之节。”奏上，贼已退。登复上疏曰：“敌人虽回，离边不远。传报有云黄河已冻，且向延绥，青草渐生，再侵京阙。事虽未信，情亦可疑。”又曰：“推诚待下，侧席求贤。扩天理、克人欲以成圣学之功；亲君子、远小人以收天下之望。”景帝曾优诏褒之。尝愤赃吏病民，疏云：“承平日久，人心骄逸。在官者既无廉耻之心，莅政者惟肆贪婪之志。酿成污浊之风，致有边疆之祸。”所言皆不愧古良将云。著有《联珠集》。《咏梟》一首，朱竹称其直兼张、王、韩、杜之长。浚师读其“岂有鸩人羊叔子，可怜忧国贾长沙”句，当时事艰难，慨然许身社稷，方之《小雅》，实未为过。李东阳但谓明之武臣能诗，无逾定襄，试取登诗较之，岂东阳诸人所能企及哉！兹就浚师所知者，略记于此，以补《明史》未备。郑晓《吾学编》不为登立传，亦殊忽也。

◎康斋出处竹先生《静志居诗话》曰：“龟山之出由蔡氏，未足为龟山玷也。康斋荐自石亨，于康斋何损焉！独是鹤书一至，亟令弟子表迎恩之桥、彩云之山，建皇华天使集庆之亭，焚芰裂荷，惟恐不速，而又跋石亨族谱，自称门下士，则龟山义不屑出此也。诗亦俗劣，非惟不及白沙，方之定山亦不逮。”浚师谨案：《明史。儒林列传》：“吴与弼字子傅，崇川人。正统间山西佥事何自学、御史涂谦、抚州府知府王宇均经疏荐，景泰间御史陈述复荐，均不就。于是出处间审之详矣，何忽于年垂七十一，闻石亨汲引，欣然命驾，不顾猿惊鹤怨耶？《四库提要》称：”与弼物论颇有异同。尹直作《琐缀录》诋之尤力，虽不免恩怨之口，然为石亨作族谱跋，称‘天顺戊寅七月二十一日，门下士崇仁吴与弼拜’，观其文今载十二卷中，决非尹直所窜入。陈维新序引薛受知王振为解，刘世节序又引孔子欲见佛为解，究不能厌天下之心也。其讲学之功，备见于日录。第一条即称乙巳梦见孔子、文王，第二条又称梦见朱子，后又称丙子三月初一日梦访朱子，五月二十五夜梦孔子之孙奉孔子之命来访，辛巳食后倦寝，梦朱子父子来枉顾，此犹可云向慕之极，因心生象，于理亦

或有之。至称新居栽竹夜归，其妻亦梦一老人携二从者，云孔夫子到此相访，则无乃其妻戏侮弄之，而与弼不觉欤？观其称随处惟叹圣人难学，又称一味学圣人，克其不似圣人者，其高自位置，真可谓久假而不归，乌知其非有也。“何乔远《名山藏》称：”与弼有弟嗜酒不饬，祖父田数亩尽为夺去。既归，用其赐金垦田荒山下，以为祭资，弟复谋斥卖。与弼讼之守，守张璜傲物人也，致与弼于庭。与弼免冠束腰，以庶人礼见。张元祯闻而作书，将告之素王，鸣鼓其罪，虽止不达，然与弼寻悔之矣。“其词婉而微，所谓不著一论，而褒贬自见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以康斋褒然举首，力辟诸说之诬，而娄谅作《康斋行状》，直欲比朱晦翁后一人。谅固申其师生之谊，宗羲何为而亦曲护之哉（康斋父名溥，字德润，建文二年会元，官编修，永乐初升修撰、国子监司业，历二十年不迁，有《古崖文集》。娄谅作《康斋行状》，叙其父但云司业，不言出身，毋亦有惭于革除之际，为溥讳欤？又按：元顺帝时杞人范孟谋不轨，执大都路儒学提举归，俾北守黄河口，力拒不从。同里吴炳尝以翰林待制征，不起。贼召司卯酉历，炳惧，不敢辞。时人语曰：”归出角，吴炳无光。“若康斋者，当亦吴炳流亚也。吴氏何多虚士乃尔！陈迈《敬学录》云：”康斋之应石亨荐，所谓不由其道也。顾至京而三疏辞官，何如不赴之更高。“云云。亦可谓婉而严已）！

●卷二

◎日月五星右旋朱子渭：“天道与日月五星皆是左旋，但历家以右旋为说，取其易见日月之度。”又谓：“历家只算所退之度，却云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有奇，此乃截法，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说，其实非右行也。横渠云：”天左旋，处其中者顺之，少迟则反右矣。‘此说最好。‘蔡沈《书集传》其原出于朱子也。明洪武时以夏在巽《尚书解》与蔡传并行取士，后乃黜夏而专用蔡传，沿至国朝，不复改易。然洪武十年时，曾命儒臣撰《书传会选》六卷，考正九峰之失凡六十六条（详《提要》）。今《四库》中收之，惜未之见。竹《曝书亭集》跋《会选》一篇，亦未申明驳订蔡传之旨。偶阅明《高皇帝集。七曜天体循环论》云：”蔡氏所注《尚书》言乾旋之道，但知其肤，不究其肌。不格其物以论天象，是以己意之顺，乱乾道之顺，以己意之逆，乱乾道之逆。朕自起兵以来，与知天文、精历数者昼夜仰观俯察，二十有三年矣。知天体左旋，日月五星右旋，非此一日之辩辩，非寻常之机。所以非寻常之机何？因与群雄并驱，欲明休咎，特用心焉。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。今蔡氏以进曰退，以退曰进，朕谓诸儒曰：‘何故？’典籍黄邻代蔡氏曰：”以理若是。‘曰：‘理者何？’曰：”首以天疾行，昼夜三百六十五度，行健也。次以理，日当继之，不及天一度，末以太阴之行，不敢过太阳，特不及天十三度。

‘此因意僻著而为理，所以顺乱逆、逆乱顺是也。所谓蔡氏之僻者，但见日月在天，周流不息，安得不与天顺其道而并驰？既驰，安得不分次序而进？此蔡氏之机，理不见也。吾以蔡氏之说审虑之，知其不当。其蔡氏平昔所著之书，莫不多差矣。夫日月五星之丽天也，除太阳阳刚，人目不能见其行于列宿之间，所行舍次尽在数中分晓。其太阴与夫五星，昭昭然右旋，纬列宿于穹壤。其太阴之行疾而可稽验者，若指一宿为主，使太阴居列宿之西一丈许，若天晴气爽，正当望日，则尽一夜知太阴右旋矣。何以见？盖列宿附天舍次，定而不动者，其太阴居列宿之西一丈，比月未入地时而行过列宿之东一丈晓然。今蔡氏所言不过一昼夜一循环，为之理说，差多矣。且天覆地，以地上仰观平视，则天行地上，所以行地上者，以十二方位验之，定列宿之循环是也。其日月附于天，以天上观之，以列舍不动之分，则日行上、天右旋验矣。故天大运而左旋，一昼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，小运之旋一昼夜西行一度，一年一周天，太阳同其数。太阴一昼夜行十三度，一月一周天。此日月细行之定数也。其日月一昼夜一周天，日月未尝西行也。乃天体带而循环，见其疾速也。此即古今历家所言蚁行磨上的论。吾为斯而著意，因蔡氏不穷稽于理。以郭传、黄邻务本蔡氏之谬言，意在刑其人以诫后人，特敕三番入禁，而又权释之，使习知天象，而毕来告，故遣行焉。“（论系节录）浚师案：高帝此论，确有证见，非经生家一知半解者比。顾亭林《日知录》谓右旋之说本之陈祥道，不知实出高帝独断也。

◎一松斋随笔济宁孙适斋先生，（扩图）有《一松斋随笔》，卷帙不多，予为择录二十四条于此。先生平生品诣，亦可略见一斑也。

太白楼在济宁州南城上，下瞰杜工部南池。登此楼者，题句如林。本朝陆复佳灵萃以一弱女郎题廿八字云：“南池池水足清涟，池上酒楼高插天。鸥鹭相呼楼下过，纷纷残雪扑秋烟。”一时为之搁笔。

童时家君课对句甚严，一日以“云气香流水”为问，盖唐句之孤行者。终日不能成，求教于湘姝陆灵萃，笑答云：“诸郎念书不熟，何不对‘烟光紫暮山’耶？”

湘姝陆复佳最善对句，应声即得，不烦叉手举步。故是天然妙境，非由思致。《纳凉》对句云：“轻轻团扇翻花影，剪剪宵衣缀露纹。”“梧叶惊风喧急雨，竹梢带月剪轻烟。”“萤火飞来帘似水，鸦黄描就鬓垂青。”与成句工力悉敌，且有意外巧妙，岂非宿慧？

余少时最爱东坡《水调歌词》，和韵中有“秋削孤桐叶，影坠月明间”之句，或亦庶几于“流水孤村”之亚耳。

壬戌重阳日过莱州，温焕章有赠。阅五年，予为掖县教谕，再以是日过焕

章，见其少子、长孙皆弟子员。酒酣，招毛孝廉式玉来，相对欢甚。已复慨然花影雁声中，不觉沈醉，遂以竹枝代笔，和旧韵而题其壁云：“壬戌之秋曾此醉，今来重与问黄花。主人五载须全白，客子三旬鬓有华。愧汝兰芽尽桃李，输他玉树倚蒹葭。平生感慨非关酒，不见长空雁影斜。”

庚午岁在莱州，《九日游赵氏小平远别墅》云：“山势东南纵复横，节临霜降倍凄清。秋凉似水随时态，花澹如人少宦情。拂壁空怜陈迹杳，倚阑直到暮云平。牛羊下尽雅成点，风里忽闻羌笛声。”末二句王扶九写为图。

余珍南珩诗笔巧秀，尝从仆赏雪莱子城南，有句云：“对岸山村入望遥，寒林五里酒帘飘。模糊不辨零沽字，但见行人过野桥。”意思妙在语言之外。因忆己未十月，自高鱼归里，路遇大雪，有句云：“雪势猖狂风势骄，行人索索马萧萧。前溪何处寻沽酒，不见商家旧板桥。”此诗又以直说为妙。旧板桥，商辂状元所建并书。商曾阻雨于此，后贵为之也。高鱼即郛城，唐有兖郛节度，即此。

余珍南有《元宵绝句》十首，如：“家家灯火摇春色，知道风光在那边？”次日，仆在某绅家叹赏之，遂家有其作。而闺秀某者闻之向慕，或以珍南家岷州，距莱子城五六千里，女意不回，遂归焉。时珍南十七龄，未几以拔贡入太学，最有声十堂中。

前辈为砚铭者多矣，或致文墨之妙，或为蓄德之端，未有比之闺阁中人者。仆尝为及门陈生映千铭云：“砚有三长，惟才德色。兼者为上，其次去色。有才无德，乃同砺石。有德无才，非砚何责？君子观于砚，而益研其才与德。”

景干周以老幕名江、浙间，甲戌岁，余延入乌程署。干周出其《爱枫图》卷子索题小诗，公冗未暇，置行篋中。孟冬下旬，有事于杭州，舟泊塘西。天气乍寒，推篷窗四望，雪意垂垂，寒林病叶如雨，乃以杯酒暖手，检篋适得图，遂题其端曰：“樵径酣红托素毫，时怀画意两争高。清霜一样能烘染，不向春风借剪刀。”“一车书卷一林春，秋叶春花总未真。试与西来参大意，旁观早有冷吟人。”

龙将军廷臣好画，多所藏。戊辰春，出一册属为题句。余览其册，用笔有法，可题也。旋以寒嗽之疾，长夏炎天，日坐冰雪窖中，不能把笔。秋九月，有事于会城，棹返桐江，篷窗弄墨，为书十绝如右：矗矗峰尖远近分，青林红树拥寒云。风泉遥落平桥晚，疑有清音隔岸闻。风雨萧萧芦荻秋，一行雁影落湘流。渔翁鼓棹拖帆去，不羨长风万斛舟。跨桥策蹇傍岩行，下有奔湍风雨惊。到此令人愁逼仄，崎岖过尽倘能平。小米襄阳京口笔，千钧力量在毫端。临摩勃勃犹生气，烟雨长同北固寒（此临米虎儿京口画壁）。贵盛山王孰与俦

曾同稽阮数公游。黄垆重过清风杳，水自潺竹自修。白塔红楼入望遥，梵王宫殿锁松涛。赞公房里应留榻，独自携琴觅断桥。精庐结构倚岩隈，屋后悬流殷夏雷。散作前溪千顷碧，林边时见小舟来。瀑布匡庐天下闻，银河遥向九霄分。卷中也有三千尺，指点何人对夕曛。碧玉为山水绿萝，玉罗带更如何？年来著遍仙都屐，约略溪山似此多。衡宇天然带水湾，素秋红叶点烟鬟。归云翥处闲窗暝，更出门前看远山。

武康尤大令有佳纪纲曰赵荣，余向为乌程时，尤使来谒。余见其状貌如雅士，固已奇之。丙子孟夏入覲，过武康，与大令谈诗，荣因以诗请益，则又诗人之诗，而非士大夫习为之诗也。嗟夫！荣殆疾夫士大夫习为之诗，并疾夫所谓士大夫者，以自托于武康欤？按：其诗清而婉，丽而不靡，感慨怀思，得意语言之外，可以为难矣。既与大令别，携其卷而北，是秋莅缙云，荣有书促作序，未暇以为。丁丑春日，从大吏迎銮江南，舟中适把其卷，遂为题记，以归大令。大令名锡章，最工诗，余尝读之云（浚师按：《唐诗纪事》综一代之诗，仅得咸阳郭氏童、池阳门子朱元明、俞汝成，《明百家诗》仅录青衣李英一人，朱竹《明诗综》亦仅录青衣胡梅、吴忠二人。惜荣诗先生未载耳）。

及门陈生映千，于己卯仲春朔日，自湖来杭，送余之行。同寓十三日，遂同舟北发，由嘉至苏，中历常、镇以及扬州，自杭指计，凡六郡，为地几千，为日数月，自古送行无如此之远者，不但两省人士也。顾犹依依不忍别，余坚辞，乃归。因作廿八字赠之，志余感也：“两省中过六郡城，居然千里共扬旌。前头已是扬州郭，无数垂丝水驿青。”右诗既脱稿，而映千复请曰：“诗意诚深，不敢忘。顾师归弗能即面，更求所以遵循者。”予弥重其意，遂再成一律云：“追随六载久相于，我有赠言君听诸。平生看我少投刺，终始愿君多读书。一举成名及早早，多能余事姑徐徐。荣亲正尔双亲在，莫使千金岁月虚。”题毕，映千深相然可，舟已抵扬州南门矣。夜，航船人促别，检篋中素纸，书以与之。

昔白香山久游江、浙，作《江南好》词三首，所谓“风景旧曾谙”者是也。余于乾隆戊寅春，以缙云令因公一至温州，是冬外艰去官。庚辰岁，复应太守李公之招，主东山书院讲席，孟夏莅止，冬杪北归，瓯江舟中回忆所谙风景，有不释然于怀者。爰用香山词调，谱作十阙，寄温之相知者。调名因白词，一名《忆江南》，又名《望江南》，或衍为双调。云：“温州好，丰乐太平时。海有鱼盐无寇盗，民安耕织保妻儿。帝力少人知。温州好，别是一乾坤。宜雨宜晴天较远，不寒不燥气恒温。风色异朝昏。温州好，地势旧称雄。山接天台来雁宕，地连甬上控闽中。胜据浙西东。温州好，水土甲东南。游遍千山无瘴疠，汲来千井尽清甘。久住使人贪。温州好，城郭画图间。渠引千街同一

水，精临九斗孕群山。潇洒出尘寰。温州好，火艳有杨梅。蜜橘垂枝怜色嫩，黄柑带露擘香开。冰雪荔枝来。温州好，士女太缤纷。净履鲜衣来个个，观灯竞渡一群群。香气晚氤氲。温州好，贾客五方民。吴会洋船经宿到，福清土物逐时新。直北是天津。温州好，官长政清闲。入郭江鱼烹石首，跻堂春酒醉华颠。幕府俨神仙。温州好，书院讲堂开。邹鲁当年曾媲美，山川何地不生才。小别惜追陪。”

“莫笑乖龙无左耳，须知瘦虎有雄心”。偶然得之肩舆中。

“薄衾小枕凉天气，乍觉别离滋味。展转数寒更，起了还重睡。毕竟不成眠，一夜长如岁。也拟抛却回征辔，又争奈已成行计。万种思量，多方开解，只恁寂寞厌厌地。系我一生心，负尔千行泪。”落句的是名句。康熙间闺秀林以宁《寄外》云：“我为尔挂肚牵肠，尔为我提心在口。”湘君亦云：“我分难消尔，渠言不负侬。”

跋宋拓《九成宫醴泉铭》云：“凡古拓皆肥壮有神彩，可以辨昔人用笔之意。否则，石损而瘦，索然无气耳。此拓与《北海岳麓寺碑》一日同获，皆宋、元物，为可贵也。”又云：“辨帖原是用眼力事，有神彩而完善，为俗本所不及者为古本。或记某字偏旁，及纸色墨霜，皆皮相也。”又云：“唐人楷法如林，而推率更第一，率更又以《醴泉帖》为第一。予所见又以此帖为第一，岂易言耶？”又云：“此帖乃自古楷法帖中之大罗天仙也，下视尘寰，抑何肯屑屑矫枉乎？自来论者，谓其险峭过甚，又惜其藏器未优。吁！岂知率更哉！”又云：“虞永兴书余所深爱，然每与率更对，辄为意夺。夫其高标胜概，两俱诣极，特永兴尚有迁就及作态处耳。”

为及门陈生映千跋《东阳兰亭》云：“予在东省，闻东阳何氏《兰亭》刻本之妙，殆廿年矣。甲戌孟春，乌程前辈吴青然先生惠予数本。及门陈子映千习赵文敏者，见此刻，爱其骨气洞达，倘即文敏《十三跋》中所谓定武本者乎？玩之不释手，遂以一本赠之。乙亥仲冬，予将以入觐，去乌程。映千信宿于予寓馆，从容为予言，自得何氏刻，觉向来所见，有楚臣衣冠之感，无怪文敏好之若性命也。予惟老友郑板桥有言：”古人作字，未有不神寒骨重，可以传后世者。飘浮荡漾，虽盛行一时，必不能久。故学书当先炼骨。‘板桥之论，与映千兹之所见，何其不谋而合耶！予之转赠，信不虚矣。遂书以付映千。’又云：”论书如论文，须要芒寒色正，布帛菽粟。飘浮荡漾，虽盛名一时，必不能久。故州之文，华亭之书，老而自伤也。“又云”赵承旨跋《兰亭》云：“右军人品甚高，功夫又到，故书入神品。”余谓右军以修仙了道功夫，用于笔墨，以此自鸣，实以此自晦也。故腕下无一点世俗语言意思。”又云：“《大学》圣功曰知止，曰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，尽之矣。其实凡事皆然。

书法一道，亦有功候，丝毫不可假借，不可勉强。试问谁肯用此功者而妄希速化耶？”

跋赵文敏《七观帖》云：“文敏书形神并妙，直入晋人之室者，以《七观帖》为第一。乙亥新秋，在杭州城隍山买归此本，喜其摹刻微妙，气韵生动，不减原拓。未几，陈生映千以所藏一本索题。事忙，置篋笥中。仲冬下旬将东归，觅其本不得，即以此本与映千。映千刻意学书，得于文敏甚深，由此益求其微妙处，则升堂入室，为文敏后劲不难矣。”又云：“《七观》是文敏垂老得意笔，严古中愈见明莹辉媚之致。”

偶游小有天园，一僧问：“作诗如何便佳？”余笑答曰：“不作便佳。”又一生如僧问，余答曰：“常作便佳。”

邢太仆子愿（侗）以书名，人多假之以获利。太仆因取古墨重炼用之，故真迹墨色精彩夺目，人并其墨亦假之。太仆女弟慈净以手戏抟墨，纹独异，不复可假。尝得半丸于莱州，今无矣。

京邸月夜与木舟王太史携手天街，余曰：“‘大丈夫当如此矣’，索对句。”木舟曰：“美妇人何必是也。”余曰：“何如‘万户侯安足道哉！’”

渔洋结绿砚为予得之，背铭云：“非结绿也，何以沿结绿之名？殆如虎贲之似中郎耶？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型。渔洋老人铭，漫亭珍藏，中书舍人林吉人隶古书。”沈椒园为作《得砚记》，文甚工，项城令刘彤书。

荏平旅次，寓书与陈映千云：“十月十九日，送令弟回南，曾附手书。至廿八日，吏部传挑钱塘县缺，恐受规避处分，扶病而往。廿八日引见补授。忆嘉、湖两首邑之授，并此而三，皆出自特恩。东坡《海市诗》‘信知人厄非天穷’，余亦同此感也。省会首邑，称职匪易，将来顺逆得失，殊非所计，而亦不能预计也。只老母可以乘舟迎养为喜，且得与吾贤不时相聚，而湖山未了之缘，亦得借此消结耳。晤对匪遥，余不尽。”

◎海上生明月诗先师宝坻李文恪公曾语浚师曰：“唐人以诗赋取士，士之工此者多，故韵语必推唐人为第一。我朝自乾隆间乡会试增五言八韵，一时应试者妥章适句，钩心斗角，几于家隋珠而户卞璧。嘉、道以前，献纪文达公启之，钱塘吴谷人祭酒继之，歙鲍双五侍郎、大兴王楷堂员外又继之，类皆撷三唐之精英，而上承汉、魏、六朝风旨，融会法则，谨严格调。盛矣哉！足以空前而绝后矣。”浚师识之，间尝遍览唐人应制诸作，或夸典重，或尚气韵，似已无美不备。然细按之，有起结未见超迈者，有开合未见生动者，求于全首之中无懈可击，不数数觐。不得以下土秋风，巧为假借，曲终江上，别具风神，遂一例而奉为圭臬也。丙于广东乡闈，主司以“海上生明月”命题，诸当道以次各有拟作。浚师在闈中，亦复效颦学步。出闈后偶检阅《全唐诗》册，方

知朱华曾有是题六韵诗，其诗云：“皎皎秋中月，团团海上生。影开金镜满，轮抱玉壶清。渐出三山上，将离一汉横。素娥尝药去，乌鹊绕枝惊。照水光偏白，浮云色最明。此时尧砌下，莢正敷荣。”六十字中，惟“金镜”、“玉壶”一联尚称出色，而究嫌合掌。若“将离一汉横”句，意为词掩，素娥窃药，凡涉明月皆可通用，绕枝乌鹊，亦衰飒无味，第九第十句近于油腔滑调，收句尤觉宽泛。华平生著作，仅此一诗，竟流传千余年，而莫之敢议者，奇矣。兹择录秋闱拟作数联，如长乐初将军（长善）起首四句云“沧海来天上，光明大地生。怀人良夜月，作客异乡情”，能吸题之神髓。中云“水云联一色，风露双清”，第二首云“圆灵含水镜，浩淼接蓬程。素魄心同濯，寒光手可盈”，精采夺目，疑置身十洲三岛间。张友山中丞第一首云“星河涵有影，波浪涌无声”，又云“当头光正满，濯魄意俱清”，细致熨贴，格律深稳。第二首起句云“月近人偏远，空明到处生。曲江添别绪，沧海寄吟情”，开口五字，得未曾有，“曲江”、“沧海”，属对天然，不同小巧。而两首结句，一则曰“愿将金鉴录，持以答升平”，一则曰“春晖同眷恋，归思绕东瀛”，忠孝之忧，溢于简外。吴子实学士首作云“浴波双镜射，出水一珠擎。三山高不夜，万顷渺无声”，次首云“万重波影荡，三五月华生。此夕停琴待，何人挂席行。牛斗争环拱，鱼龙若送迎。路直青云接，纹回碧浪平”，清词丽句，兴会淋漓，妙能于题理题神，面面均到。果杏岑都护（果尔敏）首作云“浪添千顷白，潮涌一轮清。镜自磨云母，盘如漾水晶”，次首云“团开桂殿，次第度蓬瀛。玉浪东隅涌，银河左界迎。大地寒辉迥，长安远梦萦”，寄托遥深，别成机杼，“大地”、“长安”一联，尤道出张文献望月怀远心绪。孙驾航观察（楫）首作云“冰丸涵蜃采，玉宇静鼉更。朗照三山峙，光凝万派平。紫澜回皎洁，碧汉共澄清”，次首云“日边身是客，海上句移情。轮欹孤岫涌，镜澈断云擎。槎浮侵露气，琴罢遏潮声”，不泛写海月，处处于“生”字著想，清华朗润，愈唱愈高。楼次园太守（震）首作云“天容涵鉴影，夜气激涛声。初魄芒犹敛，前身骨本清”，次首云“飞镜丹霞下，停琴白露横。蚌胎珠有耀，蟾魄玉无声。路帐蓬山隔，人从桂府迎”，顿挫缠绵，颇有瞻望玉堂，如在天上之感。他若蔡大令（逢恩）之“一轮扶水出，万早照潮平”，岑大令（傅霖）之“镜奁云叶捧，珠颗水花擎”，胡大令（鉴）之“东斗寒芒吐，南溟远涨平”，张大令（坤）之“赏来同此夜，修到岂今生”，彭大令（君谷）之“扶桑新浴出，斫桂早修成”，王大令（煦）之“一丸空际漾，万象此中呈”，李大令（青培）之“涛头来一线，月魄浴三更”，汤大令（猷祥）之“客心归岭峤，秋色满寰瀛”，并精心结撰，意远思沈，不愧诗人吐属。以此较彼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？惜诗多不克具录，略采一二，质之世之号为五字长城

者，或不以为谬耳。浚师八载监司，三充提调，追陪大府，借助寅僚，举凡点名之拥挤，题纸之漏泄，供役多传倩之徒，饮食鲜洁精之品，均经剔除积弊，加意整顿。多士颇感颂，而自计尚多抱恧焉。余事作诗，唐之李氏景，宋之苏氏轼固已先之，风尘中似不可无此雅兴也。因书以示客，客问曰：“子之拟作何不并登之？”浚师曰：“钟繇、王朗视王粲高才，皆阁笔不能措手，况区区敢与诸君子争衡乎？虽然，客知我者，能道我中肯句否？”客曰：“‘古人曾共照，今夕倍分明。凉魄随潮长，秋心入梦清。’此两联得不谓之佳句乎？”浚师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？”

◎华戎鲁卫信录宋元丰中神宗谓苏颂曰：“欲修一书，非卿不可。以北虜通好八十余年，盟誓聘使，礼币仪式皆无可考据。朕欲成一书，但患迩来修书者迁延岁月，不肯早成。”颂曰：“恐须一二年可矣。”上喜曰：“果然。”及书成，赐名《华戎鲁卫信录》，奏篇上。上读序引，大喜曰：“正类序卦之文。”谨按：我朝咸丰十年，与外洋通商，互换和约以来，案牘几于等身。余在总理衙门时，文博川师相曾属余检视道光后文移奏稿，编成一书，名之曰《洋务纪事本末》。时公事纒杂，终日治官文书，数人分理，尚无暇晷。余惟于归寓或留宿署中，执笔为之，分门别类，渐有头绪，甫年余而余外擢，此书闻迄未成帙，可惜也。赵饴山文集中《原山考》云：“学术日疏，文章扫地。本朝奉谕旨修《一统志》，六十年而不成，借使酈道元者主之，胡渭佐之，于钦以上者为之，番阅奔走，则煌煌大观，立见于盛世矣。”饴山之狂，固不可一世者，然今日而能留心时务，勤于笔砚，实不可多得。世有苏子容其人乎？余日望之矣。

◎朱子谓汉儒善说经朱文公答张南轩书曰：“平日解经，最为守章句者，然亦多是推衍文义。自做一片文字，非惟屋下架屋，说得意味淡薄，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，做了下稍，看得支离，至于本旨全不相照。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，不过只说训诂，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，训诂、经文不相离异，只做一道看耳，直是意味深长也。”据此，文公亦深知汉学之精矣。

◎八公晋武帝时有八公：太宰司马孚，太傅郑冲，太保王祥，太尉司马望，司徒何曾，司空荀爽，大司马石苞，大将军陈骞。所谓“八公同辰，攀鳞附翼”也。魏道武被弑，太子嗣即位，是为太宗。诏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、山阳侯奚斤、白马侯崔宏、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共听朝政，时人谓之八公。温公《资治通鉴》自嵩以次，姓名可知者仅得五人，其三人则无从稽考也。

◎论竹读书诗金风亭长于汉学、宋学，《曝书亭文集》及《经义考》中言

之详矣。予幼时阅其晚年所作《读书》五言古十二首，设词不无过激，然未敢以为是，亦未敢以为非也。又二十年涉猎宋五子书，稍稍有得，偶以质侯官老友林芎溪学博。学博曰：“微子言，吾亦几不敢出诸口。子知宋儒之学极精也，至论五行，则未免失之粗率。子知宋儒之学极实也，至论太极，则未免近于玄虚。子试于精粗虚实间求之，思过半矣。其他人人能道之，吾不复重为子告也。”予乃取竹诗，略加注释，参以鄙见，附录于此。非推波助澜，为竹干城焉。

◎附录朱竹（彝尊）《读书》十二首《周官》掌《三易》，以通天下志。卦名或不齐，旅占本一致。岂有先后天，孤离异方位。斯言伪且坚，足以乱神智。演为方圆图，申以河洛义。仪象卦已陈，相错六十四。图中迭相生，十六三十二。请问安乐翁，正名名焉寄？（浚师按：朱子发震叙图书授受，谓陈抟以《先天图》传种放，更三传而至邵雍。放以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传李溉，更三传而至刘牧云云。朱晦翁作《易学启蒙》，多发邵氏《先天图》义。至于袁枢论后天《易》，则谓尝以卦画纵横反覆求之，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，是以有畏惧，不敢妄为之说。至税与权从魏了翁讲明邵氏诸书，于《观物篇》得后天《易》上下经序卦图，证以《杂卦》传及扬雄所称文王重易六爻互用两卦十二爻、孔颖达所称六十四卦二二相偶、非覆即变之说，知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坎》、《离》、《颐》、《中孚》、《大过》、《小过》不易之八卦为上下两篇之干，其互易之五十六卦为上下两篇之用。即其图反覆观之，上下经皆为十八卦，始终不出九数，以明羲、文之《易》，似易〔异〕而实同。盖阐邵氏之说，以补《启蒙》之未备云云。《四库》论胡方平《易学启蒙通释》云：“朱子因程传专主明理，故兼取邵子之数，以补其偏，非脱略《易》理，惟著此书以言数也。后人置本义不道，惟假借此书以转相推衍，至于支离轆葛而不已，是岂朱子之本旨乎！”又按朱子谓门人曰：“《先天图》非某之说，乃康节之说；非康节之说，乃希夷之说；非希夷之说，乃孔子之说。但当日诸儒，既失其传，而方外之流，阴相传授，以为丹灶之术。至希夷、康节乃反之于《易》，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。”云云。此诗专讥康节先生耶？抑不仅为康节先生发耶？《宋史》康节从事北海李之才，受河洛图书、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。之才书今不可考矣）。

太极非有象，一元气浑沦。阴阳至精数，义由道士伸。列图自下上，三五理具陈（陈子昂诗：“太极生天地，三元更废兴。至精亮斯在，三五谁能征？”义见道家《洞真玄妙经》）。番番希夷叟，以此勒贞珉。元公一丁倒，遂为席上珍（陈抟《无极图》倒易，即为周子《太极图》）。后来费朱陆，往复辞纷纶。仲尼不可作，谁与别伪真？（浚师案：周子《太极图说》，朱子以毕

生精力，逐一思索，所注洵精密矣。象山非之，致朱子与象山书反覆数千百言。竹以道家贬之，朱子不云乎：“老子曰‘复归于无极’，柳子曰‘无极之极’，康节《先天图说》亦曰‘无极之前阴含阳’也。是周子以前，已有无极之说矣。但其主意各不同，老子、柳子、康节以气言，周子则专以理也。”又曰：“今人多疑濂溪之学出于希夷。某曰：”濂溪书具存，如《太极图》，希夷如何有此说？‘“然朱子曾谓《先天图》非希夷之说，乃孔子之说，是直以希夷上接孔子矣，如独以太极之说为非希夷所能？似但尊濂溪，而忘却论《先天图》之言，自相矛盾耳。以濂溪袭道家门面，固不足服濂溪之心，若云濂溪得千古不传之秘，恐亦未必然也。善乎黄鲁直之称濂溪曰：”人品甚高，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，廉于取名，而锐于求志，薄于微福，而厚于得民，菲于奉身，而燕及莛蔘陋，于希世，而尚友千古。“只此数言，学濂溪者终身奉之，断不至流于放僻邪侈，奚沾沾焉冥心于《太极图说》哉！）

书名达四方，掌之周外史。曷言乎书名，毋乃小序是？马郑注漆经，大义已及此。古文虽未见，序先畅厥旨。云何宋诸儒，深文共排毁（《书序》非孔子作，其说始林之奇）。吾闻国史言，序书自孔子。哀哉秦火后，未亡亦仅尔。苟属圣人言，亦当存其似。不见小戴文，礼家以取士。何独诗书序，攻者后先起（浚师按：竹《经义考》曰：“朱子疑《诗》小序，而并疑《书》小序，疑孔安国所传之古文，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。然《百篇》之序，实自汉有之。窃谓《周官·外史》”达书名于四方“，此书必有序，而今《百篇》之序，即外史所以达四方者，其由来古矣。又按：程子曰：”《书序》夫子所为，逐篇序其作之之意。“朱子不遵守程子说，而断以为非孔门书，何耶）？

九畴一五行，《洪范》义先具。伯鯨一汨陈，维帝乃震怒。启贤能继禹，天罚行有扈。桑门易地风，其说本舛互。奈何洛下儒，侮圣不知惧。用三革其二，变一成百牾。既与《洪范》殊，宁免彝伦忤。百世而可欺，君子亦有恶（浚师按：《皇极经世》一书，《四库提要》引明何塘之论详矣。竹《经义考》曰：“明初编《性理大全》，与《通书》、《正蒙》并列。崇祯间帝幸大学，议礼者欲跻周、程、张、朱于七十子之上，康节亦与焉。然五行为《洪范》九畴之首，传称‘天生五材，废一不可’，康节乃去木、金而益之以石，是威侮五行也。庶征为《洪范》九畴之八，《书》称‘五者来备，各以其叙’，康节乃去燠寒而易之以露雷，是一极无凶也。五官去心，则不成大人矣。五经去《礼》，则无以别于禽兽矣。不知诸儒何故而神明其说，争推演之，此蒙之所不识也。”又曰：“康节之水火土石，仿诸佛氏之地水风火也。色声气味，取诸佛氏之色声香味也。遇数之五，率去其一，若夫天有五星，地有五服、五沟、五涂，人有五藏，教有五典、五礼，祭有五祀，目有五色，耳有五音，口有

五味，鼻有五臭，手有五指，绘有五章，律有五度、五量、五权、五则，康节亦安能悉为减损？其说亦窒而不可通矣。”浚师谫陋，于《邵子全集》亦尝略加研究，不知日月星辰何以变为寒暑昼夜，水火土石何以变为风雨露雷，乾何以不为天而反为日，离何以不为日而反为星，坤何以不为土而反为水，坎何以不为水而反为土，举伏羲之卦象、箕子之《洪范》一扫而空之。程子之所以不敢传其学者，得毋有不安于中乎？竹所言容有过当，然儒者好奇，实有以启人议论耳）。

孔门善说《诗》，子云商起予。流传大小毛，授受大小序。纵有齐鲁韩，见之色斯沮。夹泚祭一后生，攻以列火炬。先儒误听信，凿柄生齟齬。微言忽中绝，太义不复举。闻人左丘明，著书秦相吕。其言虽近诬，其事颇足取。国侨赋《褰裳》，晋为退师旅。《木瓜》美齐桓，情岂系男女。《诗》教厚人伦，诲淫何独许。可怪上蔡师（鲁斋王氏为上蔡书院师），为力亦太巨。芟弃郑卫篇，窜改《雅》《颂》所（王氏擅删《郑》、《卫》诸篇，又退《召南野有死》入《王风》，而以谭大夫、卫武公诗改入《国风》）。谁为辨异同，复遵笺传语（浚师按：郑樵《通志》卓然成一家之言，惟力攻《诗》序，颇不满人意。朱子因之，而淫奔之章遂不一而足。竹此诗合下一首，可谓大声而疾呼矣。至王鲁斋删改经文，无所忌惮，此实孔门之鸱枭，殊不屑污人齿颊。竹曾云“宁不食两庖特豚，不删《风怀二百韵》”，殆有激而言之欤）。

男女一相悦，情迫莫自持。不闻桑中契，先以定情诗。国史明得失，轩别醇疵。如何历郑卫，专录淫人辞。鸡鸣风雨夜，奔者亦可危。执祛遵大路，岂不畏人知？丘中有麻麦，两雄共一雌。双双李树下，宁免相诟訾？立言讷可训，说者宜再思。无邪尼父教，用告童子师。

《诗》亡王迹熄，百国有《春秋》。鲁叟乃笔削，实书肆旁搜。晋《乘》楚《机》，《郑志》亦见收。斯为天子事，邦国合九州。大书王正月，恐疑于孟陬。胡氏逞私智，谓以夏冠周。岂其一布衣，斧钺威诸侯？美恶同其辞，此言尤谬悠。当其在讲幄，君臣意绸缪。经义月经进，讽谏同转。是时十将存，可复二帝讎？奈何戒黷武，惟知安是偷。得毋桧所荐，知己士当酬。流传误后学，乖舛难悉纠。曷不废其书，述事准左丘（浚师按：胡传立于学官，诸家之说几于尽废。章氏潢曰：“安国之作传也，总三家纷纭之说而录其似，汇诸家后出之论而采其长，义例炳然，袞钺斯备。然以为不诡于圣人之教则可，以为尽得圣人之意则未也。”云云。此论极平允。至“文定于成公十五年仲婴齐卒传曰：”婴齐者，公子遂之子，公孙归父之弟也。归父出奔齐，鲁人徐伤其无后也，于是使婴齐后之。故书曰仲婴齐。‘此可谓乱昭穆之序，失父子之亲者。以后归父，则弟不可为兄嗣；以后襄仲，则以父字为氏亦非“，数语义正

词严。故《御纂》首著之，所以昭万古伦常法戒。嘉庆间段玉裁作《明世宗十论》，乃竟肆其狂哮，且欲以世宗为武宗之子，拾毛西河唾余，而西河之所不敢言者，玉裁复侈然言之，其有关于人心风俗不小。因阅竹议文定诗而附录之。周正、夏正辨者多矣，固无庸竹晓晓也。又按：文定仲子寅著《读史管见》，三代以下几无完人，较之乃翁《春秋传》颇为可议。总之，安国之学似未可厚非也）。

素王六经外，《论语》其总龟。纪者六十四，义取《春秋》辞。同门有不善，一一具书之。由求予亢寮，言失不可追。揆诸朋友义，情得徇其私。宁形弟子短？但以尊先师。试观孟子徒，克丑亦若斯。后儒不晓事，吹毛务求疵。倡论辍从祀，平反者为谁？不若乡愿人，非刺无可施。瞽宗祀此辈，众口庶不訾。吾思屋上乌，爰由丈人推。云何七十子，一眚罢其祠？何年复旧典，俎豆敕有司。

汉士守一经，其义或春。真儒起北海，卓哉郑司农。博综六艺旨，叩之等木钟。于时内外学，罔不罗心胸。用以释仪象，明堂暨辟雍。初非尚怪异，专一谭鱼龙（纬书《河图鱼龙》最怪）。至于五帝名，亦惟祀典从。德业既日尊，弟子争攀逢。黄巾拜车下，后儒翻不容。一朝辍栗主，俎豆何由供？嗟彼黎丘鬼（谓王通也），乃以祀瞽宗（浚师按：明世宗嘉靖九年，罢申党、公伯寮、秦冉、颜何、荀况、戴圣、刘向、贾逵、马融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祀孔庙，而祀林放、蘧瑗、郑众、卢植、郑康成、服虔、范宁于其乡。我朝雍正二年，复林放、蘧瑗、秦冉、颜何、郑康成、范宁祀。王通之祀也，亦嘉靖九年诏旨。竹目通为黎丘之鬼，虐矣哉）。

秦延君说《书》，敷文太支蔓。《尧典》仅一篇，为言且三万。博士卖骑驴，亦费三纸券。吾思吉人辞，终与躁人远。辞苟足以达，其义自缱绻。勿徇买菜求，第抒心所愿。不见陆士衡，才多反为患（浚师按：《汉书》：“张山拊长宾，平陵人。事小夏侯建，为博士，论石渠，授同县李寻、郑宽中少君、山阳张无故子儒、信都秦恭延君、陈留假仓子骄。无故善修章句，守小夏侯说文。恭增师法至百万言。由是小夏侯有郑、张、秦、假李氏之学。宽中授东郡赵玄，无故授沛唐尊，恭授鲁冯宾。”桓谭曰：“秦延君能说《尧典》，篇目两字之说，至十余万言。但说‘日若稽古’，三万言”）。

诗篇虽小技，其源本经史。必也万卷储，始足供驱使。别材非关学，严叟不晓事。顾令空疏人，著录多弟子。开口效杨陆，唐音总不齿。吾观赵宋来，诸家匪一体。东都导其源，南渡逸其轨。纷纷流派别，往往近粗鄙。群公皆贤豪，岂尽昧厥旨。良由陈言众，蹈袭乃深耻。云何今也愚，惟践形迹似。譬诸{廿力}蔗甘，舍浆啖渣滓。斯言勿用笑，庶无乖义始（浚师按：宋诗非不可

学也，别流派，去粗鄙，由宋以上沿波溯源，自无流弊。不齿唐音固非，然如前后七子专学唐人腔调，改头换面，毫无神韵，亦未免生厌矣）。

群雅日凋谢，后起靡有涯。奇觚累百人，各自名其家。吾衰尚有志，道古闲波邪。有明三百祀，揽秀披春华。青田与青丘，二美洵无瑕。吾乡数程贝，双珠握灵蛇。自从永宣来，其辞正且葩。泊乎嘉靖季，七子言何夸。钩金纵可拣，莫披黄河沙。一咻众楚和，是后尤卑哇。先公闻<鸟>舌，顿生亡国嗟（先太傅初闻袁中郎、钟伯敬论诗，叹曰：“安得此亡国之音！”惨然不怪）。吾欲返正始，助我者谁耶（浚师按：《静志居诗话》曰：“王、李教衰，公安之派浸广，竟陵之焰顿兴。一时好异者，诗张为幻。关中文太青倡坚伪离奇之言，致删改《三百篇》章句。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，几不免绿衣、苍鹤之仪容。如帝释既远，修罗、药叉交起搏战，日轮就暝子、母四野群飞。”云云。此论真透骨髓，不为太詈。高、刘两家洵无瑕之璧，若程、贝，似尚逊一筹也）。

◎翰詹外转余阅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，一甲三人，状元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，榜眼郭、探花吴公达及二甲十七名均授主事，三甲一百名均授县丞，无所为翰林也。皇朝顺治三年，题准于二甲、三甲进士内选取送翰林院读书，满、汉学士教习，俟学业有成，复行考试，优者用编修、检讨，其余除科、道（皆七品）、部属等官。十年，世祖特谕翰林各官，内外扬历，方见真才，钦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员，外转司、道。十八年，著令停止。至康熙二十五年，吏部议准翰林院、詹事府，于每年八月内，将庶子、侍读、侍讲以下各官开列具题，候钦定数员外转。庶子以同知用，侍读、侍讲、谕德、洗马以盐运司运副、盐课司提举用，中允、赞善、修撰以通判、布政司经历、理问、都司经历、断事、盐运司运判用，编修、检讨以按察司经历、布政司都事、盐运司经历用。至才力不及、不谨，及所行不端者，照例降级、革职。载康熙二十九年所编《大清会典》。按庶子、讲、读，较同知、运副、提举，品级虽均五品，而贵贱相去，不啻天渊。若布、按各司首领官，不过佐贰末职，更非同知、运副、提举等比。乃以为中、赞、修撰、编、检外转之阶，且恐其不谨，定以处分，足见圣祖时吏治之重胜于文学也。予历充粤闱乡试提调，副典试者皆编修、检讨，迎帘公宴，亲见布政司首领官叶某加五品衔，顶戴用蓝翎，为之捧茶。惜其未知康熙《会典》中有此一段公案耳。捐例长开，同知而下，朝珠蟒服持手版者，几塞破院司屋子，幸而外转例停，不然翰愧詹诸公能毋惴惴耶？

◎报恩寺塔张岱《陶庵梦忆》载金陵报恩寺塔为四大部洲所无。按：北魏胡灵太后时作永宁寺，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，皆极土木之美，而永宁尤盛，有金像高丈八者一，如中人者十，玉像二，为九层浮图，掘地筑基，下及黄泉。

浮图高九十丈，上刹复高十丈。每夜静，铃铎声闻十里。佛殿如太极殿，南门如端门。僧房千间，珠玉锦绣，骇人心目。自佛法入中国，塔庙之盛未之有也（本《资治通鉴》）。据此，则永宁塔与报恩塔亦正相等耳。报恩寺在江宁县城南一里，乃长干寺旧址，明永乐初撤而斥大之。塔高百余丈，国朝康熙三年及三十八年，皆重修。道光甲辰，予在江南，登其巅，遥望江潭，舟檣一片，俯瞰城阙，烟火万家。时当八月，秋气逼人，老仆以棉衣进，著之颇觉高处不胜寒也。咸丰辛亥，予寓镡子巷，去寺甚近。一夕赴友人召，四鼓归，见塔灯高者如繁星，下者如明月，烟云缭绕，金碧辉煌，又觉置身琉璃世界中。归取所储雨华台水烹松萝香茗，快饮数瓯，形神为之酣适。迄今垂三十年，一追忆之，犹依依魂梦也。粤贼跳梁，据城十二年，名区胜境，悉付劫灰，而此塔亦拆毁无片瓦矣。可胜叹哉！

◎听言则对《柔桑》之诗“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”，郑笺：“对，答也。贪恶之人见道听之言，则应答之。见诵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言，则冥卧如醉。”朱注：“王使贪人为政，我以其或能听我之言而对之，然亦知其不能听也，故诵言而中心如醉。”朱公迁曰：“无可与语，故自诵其言耳。诵言犹云独语也。任小人而不听善言，念君子而不见信用。”钱饮光《田间诗学》曰：“听言之言，与诵言之言，皆同时言者。一听之则对，其所言者中听之言，与言利也。一诵之如醉者，其所诵者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言，与利相反也。”愚谓公迁之说为长。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（一百五十卷）则从郑笺云。

◎虜主敕书北魏平阳王为高欢所立，既而逆谋大露，行路皆知。魏主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曰：“朕不劳尺刃，坐为天子。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。今若无事背王，规相攻讨，则使身及子孙，还如王誓。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应之，故戒严，欲与王俱为声援。今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迹。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，今天下户口减半，未宜穷兵极武。朕既暗昧，不知佞人为谁。顷高乾之死，岂独朕意！王忽对昂言兄枉死，人之耳目何易可轻！如闻庾狄干语王云：”本欲取懦弱者为王，无事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御。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余者。‘如此议论，自是王间勋人，岂出佞臣之口！去岁封隆之叛，今年孙腾逃去，不罪不送，谁不怪王！王若事君尽诚，何不斩送二首！王虽启云’西去‘，而四道俱进，或欲南度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，言之者犹应自怪，闻之者宁能不疑？王若晏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彼之心。王若与旗南指，纵无匹马只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无知，或谓实可。若为他人所图，则彰朕之恶；假令还为王杀，幽辱齏粉，了无遗恨！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分疏至此！”云云。唐高骈之跋扈也，上表指斥，僖宗使郑畋草诏切责之，其略曰：”绾利则牢盆在手，主兵

则都统当权，直至京北、京西、神策诸镇，悉在指挥之下，可知董制之权；而又贵作司徒，荣为太尉，以为不用，如何为用乎？“又曰：”朕缘久付卿兵柄，不能翦荡元凶，自天长漏网过淮，不出一兵袭逐，奄残京国，首尾三年，广陵之师，未离封部，忠臣积望，勇士兴讟，所以擢用元臣，诛夷巨寇。“又曰：”从来倚仗之意，一旦控告无门，凝睇东南，惟憎凄恻！“又曰：”谢玄破苻坚于淝水，裴度平元济于淮西，未必儒臣不如武将。“又曰：”宗庙焚烧，园陵开毁，龟玉毁椟，谁之过欤？“又曰：”’奸臣未悟‘之言，何人肯认！’陛下犹迷‘之语，朕不敢当！“又曰：”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，安能坐擒诸将！“又曰：”卿云刘氏复兴，不知谁为魁首？比朕于刘玄、子婴，何太诬罔！“又曰：”况天步未倾，皇纲尚整，三灵不昧，百度具存，君臣之礼仪，上下之名分，所宜遵守，未可堕陵。朕虽冲人，安得轻侮！“云云。明桂王之入缅甸也，我朝已度外置之。吴三桂贪擅兵权，具三患二难之疏，而桂王殒于三桂之手。三桂驻兵旧晚坡，桂王亦遗书责之曰：”将军新朝之勋臣，旧朝之重镇也。世膺爵秩，藩封外疆。烈皇帝之于将军，可谓甚厚。讵意国遭不造，闯贼肆恶，突入我京城，殄灭我社稷，逼死我先帝，杀戮我人民。将军志兴楚国，饮泣秦庭，缟素誓师，提兵问罪，当日之本衷，原未泯也。奈何凭借大国，狐假虎威，外施复仇之虚名，阴作新朝之佐命。逆贼授首之后，而南方一带土宇，非复先朝有也。南方诸臣，不忍宗社之颠覆，迎立南阳，何图枕席未安，千戈猝至。弘光殄祀，隆武就诛，仆于此时，几不欲生，犹暇为社稷计乎！诸臣强之再三，谬承先绪。自是以来，一战而楚地失，再战而东粤亡，流离惊窜，不可胜数。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，接仆于南安，自谓与人无患，与世无争矣，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，图开创之丰功，督师入滇，覆我巢穴。仆由是渡沙漠，聊惜缅人，以固吾圉。山遥水远，言笑谁欢，只益悲矣。既失世守之河山，苟全性命于蛮服，亦自幸矣。乃将军不避艰险，请命远来，提数十万之众，穷追逆旅之身，何视天下之不广哉？岂天覆地载之中，独不容仆一人乎？抑封王锡爵之后，犹欲歼仆以邀功乎？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，犹不能贻留片地，以为将军建功之所，将军既毁我室，又欲取我子，读《鸛》之章，能不惨然心恻乎？将军犹是世禄之裔，即不为仆怜，独不念先帝乎？即不念先帝，独不念二祖列宗乎？即不念二祖列宗，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？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，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。将军自以为智，而适成其愚，自以为厚，而反觉其薄。奕祀而后，史有传，书有载，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？仆今者兵衰力弱，茕茕孑立，区区之命，悬于将军之手矣。如必欲仆首领，则虽粉身碎骨，血溅蒿莱，所不敢辞。若其转祸为福，或以遐方寸土，仍存三恪，更非敢望。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，仆纵有亿万之众，亦付于将军，惟将军

是命。将军臣事大清，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，不负先帝之大德也。“合而观之，其词皆极愤激，可为千古孱弱之君一哭。彼乱臣贼子，寻亦自斩其宗，无复遗类，究竟何为也哉！

◎岳容斋诗相传岳襄勤公（钟琪）《题邯郸壁》诗云：“只因未了尘寰事，又作封侯梦一场。”今《容斋诗集》无之。惟《自题画像》云：“肘后仙方即睡方，双桐高荫日华长。尘根尽断黄粱熟，又作封侯梦一场。”前句当是传闻之讹。按：襄勤诗有《蛩吟集》、《姜园集》、《复荣上下二集》。五言如《凤岭》云：“鸟去岐云暗，山空渭水流。”《军中杂咏》云：“日寒川上草，松冷雪中山。”《韩皋挽诗》云：“黄壤埋诗骨，青山失醉侯。”《沙州》云：“沙寒春草白，风劲暮云黄。”《新竹》云：“翠引干竿玉，虚分一寸心。”《送春》云：“一帘飞絮白，三径落花红。”《烈女》云：“生辞秦岭月，死裹蜀山烟。”《尹大司马过村舍》云：“樽倾花市酒，脍斫藕塘鱼。”七言如《武侯祠》云：“汉土蚕丛天一角，草庐龙卧鼎三分。”《西藏口号》云：“天连塞草迷征马，云拥沙场冷战袍。”《军中闻笛》云：“塞上梅花翻古调，军前杨柳送边声。”《答高夫人见寄》云：“胡蝶绣衾空有梦，芙蓉锦水好谁看。”《感兴》云：“弓蛇毕竟成疑影，斗米何曾惯折腰。”《述怀》云：“盖棺论待千秋后，大觉迟醒一梦中。”《九日》云：“人因久客贫非病，菊不趋炎淡亦香。”《山居》云：“柳堤沙暖朝调马，竹院人闲午饲鸡。”《都门述怀》云：“黄金又筑招贤馆，白首重经督亢城。”《老夫》云：“烧烬烛灰犹有泪，老残姜性尚余辛。”《万流驿雨舟即事》云：“稚子慰寒频劝酒，老妻怜病强披裘。”《小酌成咏》云：“汲泉试煮新磨米，把酒旋罾下泽鱼。”诗仅一百四十一首，美不胜收。时而悲歌慷慨，如闻金戈铁马之声，时而对景流连，宛同香草美人之叶。而辱居士《品诗》曰：“返虚入浑，健积为雄。”又曰：“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。”观襄勤诗，可以当之无愧。

◎记五色线引雀离语《五色线》二卷，毛子晋刊入《津逮秘书》。据《四库存目》云：“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有此书名，然是书杂引诸小说新诞之语，或不纪所出，割裂舛谬，不可枚举。至谓楚襄王梦神女事出《史记》，其庸妄可知。未知果出宋时旧本否也？《续百川学海》中亦载此书，仅钞录二十八条，则系奸滑书贾所为，尤不足一噓。”谦按：《佩文韵府》四支离字韵下载：“《五色线》云：”金翅鸟王，银角犊子。地名鹿苑，塔号雀离。‘“《五色线》盖本唐段成式《续酉阳杂俎》五卷中《寺塔记》征引兽中事切对，”雀离“句下注”善继“二字，又成式之所本也。《资治通鉴》一百七十卷载北齐执太尉赵郡王高睿送华林园雀离佛院，令刘桃枝拉杀之。胡三省注曰：”《释氏西域记》：龟兹国北四十里，山上有寺，名曰雀离，大清净，故仿以建佛院

。“《五色线》不引《北齐书》而但引段氏续书，何耶？愚谓是书随意摘录，绝无考证，文士案头，聊供獭祭而已。明季善造伪书，子晋为人所蒙，谓之出宋人手，诬矣。

◎系于苞桑隋文帝诏曰：“魏末丧乱，军人权置坊府，南征北伐，居处无定，家无完堵，地罕包桑。”胡三省曰：“包桑多根，植桑至于根多，民安其居之义。”明徐勃《笔精》：“张氏曰：”苞桑，今之解者以为固结之喻，非也。苞桑岂固结之物？盖古人朽索六马、虎尾春冰之类。陆宣公《收复河北后请罢兵状》云：“邦国之杌隉，绵绵联联，若苞桑缀蔬，幸而不殊者屡矣。”此得其解“云云。浚师按：宣公此状乃收复河中后所陈，非收复河北。苞桑缀蔬，系作包桑缀旒。宣公取以为譬者，若曰缀旒于包桑之上，易致危落耳。盖苞，本也。荀爽本作”包“，凡物系于桑之苞本，则牢固，孔疏甚明。张氏所引，误苞桑为一事，缀旒为一事，又以旒作蔬，忘却”系于苞桑“系字矣。

◎吕元膺诸医家评鹭吕复字元膺，浙江鄞县人，生元末，至明初卒，以医名世，取效若神。《明史·方伎传》述其于古今医书，皆有辩论，前代医家，皆有评鹭。后读戴叔能（良）《吕沧洲传》，始悉其论诸医曰：“扁鹊医如秦鉴，烛物妍媸不隐；又如奕秋，遇敌着着可法，观者不能测其神机。仓公医如轮扁，斫轮得心应手，自不能以巧思语人。张长沙医如汤武之师，无非王道，其攻守奇正，不以敌之大小，皆可制胜。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，挥刀而肯綮无碍；其造诣自当有神，虽欲师之，而不可得。孙思邈医如康成注《书》，详于制度训诂，其自得之妙，未易以示人；味其膏腴，可以无饥矣。庞安常医能启扁鹊之所秘，法元化之可法，使天假其年，其所就当不在古人下。钱仲阳医如李靖用兵，度越纵舍，卒与法会；其始以颇〈鹵页〉方著名于时，盖犹扁鹊之因时所重而为之变尔。陈无择医如老吏断案，深于鞫讞，未免移情就法；自当其任则有余，使之代治则繁剧。许叔微医如顾恺写神，神气有余，特不出形似之外，可模而不可及。张易水医如濂溪之图太极，分阴分阳，而包括理气；其要以古方新病自为家法，或者失察刚欲，指图为极则，近乎画蛇添足矣。刘河间医如橐驼种树，所在全活；但假冰雪以为春，利于松柏，而不利于蒲柳。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，或陈兵背水，或济河焚舟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不善效之，非溃则北矣；其六门三法，盖长沙之绪余也。李东垣医如狮弦新絃互，一鼓而竽籁并熄，胶柱和之，七均由是而不谐矣；无他，希声之妙非开指所能知也。严子礼医如欧阳询写字，善守法度，而不尚飘逸；学者易于摹仿，终乏汉、晋风度。张公度医专法仲景，如简斋赋诗，每有少陵气韵。王德肤医如虞人张罗，广络原野，而脱兔殊多；诡遇获禽，无足算者。”自来评文、评诗、评书

、评画者最多，独评医颇罕。元膺此作，可谓别开生面，不特词旨华赡，并可见其医理精妙，非三折肱不能道也。所著《内经或问》、《灵枢经脉笺》、《五色诊奇眩》、《切脉枢要》、《运气图说》、《养生杂言》、《脉绪脉系图》、《难经附说》、《四时变理》、《方长沙论》、《伤寒十释》、《运气常变释》、《松风斋杂著》若干卷，《四库正目》、《存目》均未收，恐已湮没矣。

◎六笑明桑怿民（悦）诗云：“《四愁》自比张平子，《六笑》堪怜范茂明。”按：《六笑诗》云：“我笑支道林，远移买山书。巢由古达士，不闻买山居。我笑贺知章，欲乞鉴湖水。严陵钓清江，何曾问天子？我笑陶靖节，自祭真忘情。胡为托青鸟，乃欲长年龄？我笑王无功，琴外无所欲。当其恋五斗，乃独不知足！我笑杜子美，夙昔具扁舟。老大意转拙，欲伴习池游。我笑韩退之，不取万乘相。三黜竟不去，触事得谗谤。客言莫谩笑古人，笑人未必不受嗔。螳螂袭蝉雀在后，只恐有人还笑君。回头生愧不能语，嘲评（去声）从今吞不吐。誉尧非桀亦何为，讪周讥禹终无取。”宋范浚作也。浚字茂明，兰溪人，有《香溪集》。举绍兴间贤良方正，当秦桧枋政，夷然不起，人服其高卓。朱晦翁注《孟子》，载其《心箴》。

◎纪公误记“禾麻地废生边气，草木春寒起战声。”元戴岷源元表诗也。纪晓岚先生《笔记》引王执信语，以为唐彦谦诗，误。又金张子信《大节同新进士吕子成辈宴集状元楼》诗云：“鸚鵡新班宴杏园，不妨老鹤也乘轩。龙津桥上黄金榜，三见门生作状元。”（见《中州集》）先生《笔记》引介野园侍郎事，略易数字，以为野园诗，亦误。又《笔记》载周书昌记一人梦古妆女子，谓曰：“我隐公七年归纪庄公，二十年归卽，相距三十四年，已在五旬以外，以斑白嫠妇，何由知季必悦我，越国相从？”云云。按：叔姬归卽在庄公十二年，不应作二十年。隐公七年至十一年，共五年，中间桓公十八年，再加庄公十二年，共三十五年，不应作三十四年。皆先生一时忘检也。

◎同怀五寿宋景濂撰《罗氏五老图诗卷序》云：“明之慈溪罗氏，多以耆寿称。其讳乡者，年八十有四。乡之子善卿卒之年如乡。善卿娶某氏，生五男子，其一曰明远，年八十又三；次二曰明杰，其年如明远而少二岁；次三曰明德，其年如明杰而少十又三岁；次四曰明纯，次五曰明叔，明纯如明德而少二岁，明叔如明纯而少三岁。惟此五老人者，高迈八，卑逾六旬，皓发庞眉，照耀后前，华彩衣，给事左右。见者惊诧，不曰此人世之上瑞，则曰是国家之休贞。昔者睢阳固尝以五老闻，其系非一姓，其生非一门。今罗氏连弟若兄，同出一父母，揆于睢阳之所闻，不为尤异者欤？”景濂所述如此。光绪戊寅春阅邸报，署湖南巡抚崇（福）奏称：“湘乡县儒士胡朝瑜兄弟五人，长朝瑜现年

八十九，次朝瑞现年八十七，次朝现年八十五，次朝珠现年八十三，次朝环现年八十一。同怀昆季，共享耄龄，抑且世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家传孝友，实属熙朝人瑞，宜邀旷典褒荣。”浚师按：罗氏兄弟同时并存，惟最长者八十三耳。今胡氏一门，皆逾八十，其长且将开百，盖古今所罕见，岂仅为湘乡盛事也哉！

◎浮山桐城县东九十里浮度山，一名符度山，又名浮山，有奇峰七十二，有岩三百五十，最著者三十六，有洞六，有华严寺，详《一统志》中。刘海峰作《浮山记》，章法全仿《禹贡》，每读之，辄如身履其地。明钟伯敬（惺）所谓“无岩不树，无径不竹，无石不苔，无涧不花”也。姚惜抱《游浮山》五古长篇，尤为详赡。近有许奉恩者，语子箴家兄曰：“其山僻处江乡，古今骚人墨客，鲜有游览及之，不若龙眠之啧啧人口。”真村夫梦呓，不足一噓。因阅《梦园丛说》，特记于此，并函致家兄亟宜削去。

◎不如宋神宗时司马光上疏曰：“臣之不才，最出群臣下。先见不如吕诲，公直不如范纯仁，程颐，敢言不如苏辙、孔文仲，勇决不如范镇。今群臣许归，乞依例致仕。”明崇祯时黄道周亦有七不如疏，以为品行不如刘宗周，至性不如倪元璐，远见深虑不如魏呈润，犯颜敢谏不如詹尔选，老成足备顾问不如陈继儒，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灿、傅朝佑，文章气节不如钱谦益、郑曼。愚谓光之所指诸人，皆正人也。揄扬诸贤之美，谦尊而光，颇为允洽。若道周所云不如者，陈继儒不过装点山林，附庸风雅，不知有何经济，足备顾问。郑曼甫以罪诛，亦似不当陈之奏牍。钱谦益顺治二年豫王入江南，首捧降笺，文章气节扫地以尽。此论虽出之道周，然后世非皆无耳目人，究不敢为贤者讳也。本朝尹文端公继善受知世宗，尝召对，世宗谕：“汝知督、抚中李卫、田文镜、鄂尔泰有可学者乎？”继善对曰：“李卫臣学其勇，不学其粗；田文镜臣学其勤，不学其刻；鄂尔泰大局好，可学处居多，然臣亦不学其悞也。”呜呼！有圣主，斯有贤臣。吾每三复继善之言，匪特远迈漳浦，抑且上驾涑水矣。

◎小辋川诗钞合肥王公受虚（运咸）为先大父石交，公有子育泉先生（世溥）长先公七岁。嘉庆癸酉，先大父携先公寓居合肥，先公时年十一，与先生过从若昆弟。王氏与吾家累世姻戚，浚师妻孙夫人又先生舅氏习之孙公（克仪）女孙，自垂髫即蒙先生齿牙奖借，不亚谢玄晖之于孔凯也。先生为人不立崖岸，胸中无城府，见义必为，拯人患难，甚于饥渴，至代受诬谤不顾。而家庭以内，孝友慈爱，更为常人所难。辛亥制科，荐举孝廉方正，都人士僉谓惟先生当之无愧。发、捻纵横，时事孔棘，先生团乡兵剿歼逆首，并招抚淮团之反侧者。练营鏖邪山，三围凤阳，再援怀远，卒以庸帅骄将贻误事机，皖江以北糜烂遂不可收拾。先生竟抑郁死。曾以剿匪功擢知州，其卒也，赠知府，赏祭

葬银两，荫子入监。位不当才，年不称德，呜乎唏矣！犹忆丁巳冬，浚师奔先公丧于寿州，先生时在寿州乡间。闻浚师至，不远数十里冒雨来唁，执手失声哭，至今感不能忘焉。去年乞养归，将买棹淝津，拜先生之墓，适哲嗣谦斋先来见访，并示以先生所著《小辋川诗钞》，焚香展读，如对典型。集中诸体，美不胜收。如《宝剑篇》、《采兰曲》，借题摅兴，寄托遥深。《李贞女词》胎息《骚经》，有关风化。《愁城谣》三首，兵荒食乏，咏叹长言，乐府遗音，不仅似杜陵野叟也。其他佳句，五言如《柘皋山行》云：“落日行人少，飞花小店扃。”《雨中答蔡静远》云：“兰香清若茗，苔印厚于泥。”《田家》云：“赛神田鼓乐，隔牖纺灯新。”《自固镇至宿州即事》云：“蟹河春雨歇，虹县夕阳多。”合无功、摩诘为一手，奄有本家风味。七言如《游逍遥津别墅》云：“残花病雨羞低首，怒笋惊雷喜脱苞。”《饮嵇氏园》云：“黄衫乌帽红尘倦，绿树青山白日低。”《犹子用宾秋捷》云：“万卷楹书怀旧德，十科衣钵赖传人。”《读史有感》云：“庙堂无剑诛张禹，草野陈书咎马周。”《清凉山访姚石甫》云：“著书志定千秋业，报国天留百炼身。”《寿城北楼晚眺》云：“当年草木藏兵气，此日烽烟误麦秋。”均极慷慨激昂之致。至其挽先公诗云：“冷落一官羁异地，烽烟千里盼孤儿。”情真语挚，一字一泪矣。

◎遂园诗钞太湖赵岫存观察（匀），介山先生之季子。先公铎太湖，观察方为诸生，以文为贄。先公一见称赏，乃与其兄晋生茂才同授业焉。故事，诸生举优行必岁试前，先公于科试时请于学使，破例补举之。遂以道光辛卯贡成均，乙未售京兆，辛丑成进士、入翰林，屡司文枋，侍直上书房，外任知府，历官广东高廉道，署惠潮嘉道，复署广东臬司。丁内艰归，服阙不出，晚年主讲敬敷书院，年七十卒。文章经济，未竟厥施，可惜也。观察长子子方（继元）与予为己酉同年。庚戌朝试在都，观察适充实录馆总纂，辰入酉归，然间一二日，必抽暇至凤阳会馆视予，呼予以弟，所以奖掖之者颇厚，不作寻常交态，盖笃于师门如此。予匣中存观察诗文最多，其和先公《消夏》八律，年甫二十三岁，用殿试卷，庄楷书之，至今犹在，而《遂园诗钞》中已删去不存。《遂园诗》为观察自订稿，取去颇严，如题先公《藕榭书声图》本二首，今仅存一首也。观察诗不名一体，占作力摹李、杜，亦染指坡、谷，近体则雍容华贵，风雅兼擅。《道旁苦李行》、《芦包厂栈道行》诸作皆语有包孕，亦史亦箴。《太白酒楼歌》奇气勃勃纸上，直可把臂青莲。五言如《春阴》云：“暗雷盘远势，凉雨阁微阴。”《避雨道旁僧寺》云：“佛闲如笑客，僧野不迎人。”《送侄南归》云：“气盛休陵物，才多总累身。”《阅天宝遗事》云：“一红花姊妹，五季莽江山。”藩镇之祸迄于五季，皆安、史肇其衅也

。《东阿道中》云：“乱山争返照，远树带残秋。”《郎岱山行》云：“众泉争曲壑，远树让斜阳。”七言如《月下登大观亭》云：“天风到树和檐铎，山气留寒湿梵钟。”《泊燕子矶》云：“峭壁月明危石动，平沙水落大东滨。”《落花》云：“风雨不禁缘脆质，繁华太过近收场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还家梦逐花胡蝶，得仆人呼郭橐驼。”《读陶隐居传》云：“白云有幸栖真逸，黄阁无才惜少微。”《归舟望海幢寺》云：“幢经难觅阿罗汉，铃语惟闻替戾冈。”《李邕侯》云：“误我神仙缘富贵，保人骨肉是功名。”《寓楼望月》云：“域中兵气销难尽，乱后人才出已多。”《剑关驿怀古》云：“主孱甘作降王长，天险轻抛蜀道难。”《登昆明大观楼》云：“托地愈高天更近，入秋已半水先寒。”并超脱可诵。至其题子箴家兄诗集云：“哀丝豪竹中年感，绿酒红灯旧梦过。”则的是名场耆旧语，读之喟然矣。

◎赵子方楹联同治戊辰各直省军务救平，合肥李少荃相国入观天颜。退朝之暇，同乡诸公宴相国于江蓉舫，前辈宅。因议买后孙公园孙侍郎旧居，设立安徽会馆。时予方奉观察粤东之命，相国遂倩蓉舫总司其事。次年吾兄芰塘以书寄予，则楼台池馆一律告成，兼示太湖赵子方太史（继元）所撰楹帖云：“结庐挹退谷，风流胜迹重新，应续《春明梦余录》；把酒话皖公，山色乡心遥寄，难忘江上大观亭。”笔情飞舞，雄跨古今。兄书中亦属予题联，读之不觉搁笔矣。子方作楹帖，别具匠心，而能挥洒自如，不落前人窠臼。其题莫愁湖胜棋楼云：“赌棋得墅，胜棋名楼，问江左风流，今古英雄同一局；蒋家小姑，卢家少妇，借美人点染，湖山佳话各千秋。”清凉山诸葛武侯祠云：“一战定三分，功在东南，公瑾甫能成霸业；二难羁异国，名齐龙虎，子瑜端合祠堂。”秦淮鸥波小榭自题云：“不霁何虹，有雁齿双桥，青舫绿波相掩映；在眉为黛，指螺鬟一角，霏云卷雨总空。”又云：“我亦倚楼人，邀笛已成千古事；谁为载酒客，开尊同看六朝山。”刘省三河楼云：“山围故国，潮打空城，邀月到楼头，尽六代沧桑，都分付一声长笛；画栋云霏，珠帘雨卷，凭栏望江北，指千重烟树，最难忘三径吾庐。”薛慰农雪庐云：“清凉居士，安乐先生，看问字车停，东阁初开且延客；吴郡诗新，杭州酒旧，喜环滁山近，西湖虽好不如归。”慰农官杭州时，亦构薛庐也。他所撰甚夥，不及备载。尝鼎一脔，愿与知味者道之。

◎絮香吟馆诗《絮香吟馆诗》一卷，长白马佳太夫人所著。太夫人名龄文，字竹友，幼随尊人嵩中峰总戎游宦湖南、安徽。生有夙慧，博通坟典，尤工于诗。归侍卫忠公善亭，未一载而寡。嗣兄公之子为后，躬亲教养，即荣帆观察（吉顺）也。予在岭西，曾搜罗诸名媛著作，属老友林芑溪征君（昌彝）登之《海天琴思录》，亦间附载于拙著《蕉轩随录》中。养亲归田，复有续录、

三录之刻，经史掌故外，旁及诗文，采取甚夥。丁亥夏初，重入都门，旋拜永定河防之命，适与荣帆同官一省，然未面也。荣帆知予抵任，緘太夫人诗集寄示。庄诵数过，温柔敦厚，得杜、韩风格，兼具坡、谷丰神。闺阁中才力如此，吾见亦罕矣。谨择其尤佳者，五言如：“露菊花开紫，霜枫叶落黄。”“世情今更薄，知己古犹难。”“新愁怜鬓秃，旧事话心酸。”“心情随逝水，身世等飘蓬。”可想见寒檠夜纺时辛苦零丁光景。至《自遣》云：“穷通有造化，人生奈若何？一望天涯远，青青芳草多。忧抑从中来，慷慨发以歌。安命自康乐，胡为叹逝波！”四十字节操凛然，风人之旨。七言如《夜坐闻孤雁声感赋》云：“煮茗焚香静坐时，一灯相伴正凝思。忽闻孤雁声如泣，独唳遥天意可知。哀切只缘心念侣，凄凉惟有影相随。月明莫向边关去，恐惹征人苦别离。”全如自家写照，而以比体出之，可称隽永。其他如《舟中扶櫂》云：“愁封衡岳云千岫，梦冷潇湘月一川。”《登车北行值炎热》云：“直似热官趋蚁釜，不同秀士仞鹏程。”《白梅花》云：“闻来东阁香犹在，写出西湖雪未干。”《白桃花》云：“三月东风嗟命薄，一溪流水见情真。”《生日有感》云：“持家久积红盐累，览镜新添白发忧。”皆能不粘不脱，独出机杼。昔毕秋帆尚书母张夫人诗名籍甚，以节妇兼贤母，吾于荣帆卜之矣。

◎韵香阁诗“猿啼两岸夕阳催，江上何人赋落梅。山影漫随烟霭去，钟声时杂雨风来。鸟穿叠嶂阴云合，舟入重岩石壁开。到此蓬莱知不远，我今新自蜀东回。”孔齐贤（祥淑）《巴东舟中作》也。隽雅宏拔，不似闺阁口吻。齐贤为衍圣公（祥珂）从姊，幼工吟韵，及长归刘景韩观察（树堂）著《韵香阁诗草》一卷，曾随其尊人藹亭先生宦游蜀、黔，得江山之助，年甫四十而卒。夏绿霜凋，宜观察悲之深焉。集中《读史》十八首，具有真识。近体五言如：“春溪群鹭饮，红杏乱莺啼。”“稻香中妇乞盍，豆熟老农忙。”七言如《偶成》云：“月下理琴寒有韵，灯前课子喜无。”《咏菊》云：“有品皆清真富贵，虽香不俗亦神仙。”方之元、白，殊不多让。柳州序严公贶云：“脱略富美，服勤儒素。”予于齐贤亦云。然齐贤又有句云：“开轩时远眺，白云出岫迟。悠悠布天际，林深鸟不知。”大有亭皋陇首之概，倘遇王融，愿书团扇矣。

◎师竹轩诗保山为南永昌府附郭之县，去京师一万一千余里，本古哀牢国，今为西南徼外重镇。人物繁庶，诸葛武侯所谓敦直者也。乙卯、丙辰间，余官中书，在吾师何廉卿侍郎家，尝闻侍郎称保山刘君景韩，惜未一识其面。后三十余年，予权臬直隶，刘君适观察清河，昔日神交之友，同官一城，真前生香火因缘，喜可知矣。公暇出《师竹轩诗集》见示，沈静酝藉，语语从性情中流露。明发眷怀则有省亲之什，缠绵骨肉则有寄弟之章，而当戎马倥偬

，室家迁徙，感时纪事，坦平练达，借讽咏以见其抱负不凡，此大较也。录其五言古云：“子云颂剧秦，灵均骚怀楚。文藻并玄曜，心迹难俦伍。士行苟不亏，一节自千古。涉世由正路，立身终有主。载涂诵《皇华》，来谕歌将母。临风念往事，思仁以为辅。”“长途何漫漫，悠悠我心伤。中夜独展转，揽衣下匡床。徙倚步前庭，寒风吹我裳。徘徊将何之？明月辉高堂。音响西北来，比翼云中翔。延伫怀所思，感物摧衷肠。”七言古《蜀中吟》云：“西蜀地形天下险，层峦叠嶂画难染。雄才割据多偏安，成由忠良败谗谄。”允为历来君臣龟鉴。《汉江阻风》云：“物理静观各有得，茫茫天意难窥测。安排喜雨赋新诗，翻见皓月照颜色。”盖有慨乎世态推移，人情冷热，忽雨忽月，境迥不同焉。其他律诗中如《雪霁出三峡》云：“云横千树短，雪压万山低。”《白帝城》云：“千山齐拱卫，万壑判阴阳。”《雨后偶成》云：“篙添三尺浪，帆趁半江风。”《宝鸡道中》云：“千涧陡悬人影直，万峰倒入马蹄尖。”《凤县》云：“花落无言知俗俭，草深不觉官清。”《过五丁关竹丛》云：“山围四壁天成斗，河溉千畦水作云。”皆能脱去凡近，饶有大历十子风调。又《登黄鹤楼》一律云：“滔滔流日夜，鹤去景还新。树拥楼头月，梅开笛里春。朝宗三楚水，旷代一诗人。纵有登高兴，留题莫效颦。”乾隆间黄仲则咏黄鹤楼用崔颢韵，人以为胆大，及读其“坐来云我共悠悠”，咸相惊服。景韩此作，不在两当轩下也。古今咏杨妃者最多，或曰“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井又何人”，或曰“自从妃子入深宫，大被长衾冷如水”，或曰“姚宋不亡妃子在，胡尘那得到中华”，卓著人口。景韩《经马嵬驿》云：“直到蒙尘无一策，捐躯还让美人先。”是则古今诗人见之，定当点首矣。景韩名树堂，历官卓具循声，年未六十，好学不倦，老去篇章应更进而愈上，欲《骚》俪《选》，岂过誉哉！

◎菜根香室诗存闺秀诗不能尽工，但取有风致，清婉可诵而已。其卓然可传者，吾见盖罕。善化杨仲霖（国俊）出其母氏吴孺人《菜根香室诗》一册示予。予读之，诚所谓有风致而清婉可诵者。《送春》云：“落花如雨柳如烟，画里春光欲暮天。何处飞来双燕子，呢喃犹绕绣帘边。”《题落花蝴蝶图》云：“飞花片片落枝头，红到溪边水共流。谁道多情惟蛱蝶，任他春去不知愁。”《咏雪罗汉四绝句》云：“玉戏搏成清净身，是空是色悟前因。花开仿佛无人境，流水空山自写神。宝相庄严绝点瑕，玉楼银海拟无差。东风吹堕寒梅瓣，一笑拈花又散花。冰霰为肌玉作胎，聪明一点澈灵台。云阶权当蒲团坐，记向峨眉顷上来。尘埃何处许相侵，幻相参将五蕴深。夜色寂寥天地净，惟留明月证前身。”断句如《春夜》云：“人静徘徊惊月影，酒阑惆怅奠诗魂。”《寻梅》云：“横琴此地偏迷路，吹笛谁家又隔林。”《七夕》云：“如何

修到神仙侣，更比人间离恨多。”《对菊》云：“虽喜黄花拂径开，那堪红树催人老。”《送春》云：“无知小鸟不解事，犹带夕阳上柳枝。”“可恨千条万条柳，系愁曾不系春光。”皆洒落可喜。他如《咏雪》云：“人抱此心同一洁，天留片月照双清。”《对菊》云：“霜信任催风任紧，此花偏耐晚香时。”《春阴》云：“石研入水日低树，山寺开门云蔽僧。”此数联即置之名集中，亦不多让矣。仲霖言其母氏谦挹，不欲梓其诗。予故录之以见梗概，且以志仲霖之孝思云。

◎附退一步斋楹联题岭西道头门云：“獬豸一官清，朗洁岭云知我意；羚羊双峡迥，澄泓江水鉴臣心。”岭西道二门云：“重门洞开，要事事勿负寸心，方称良吏；高山仰止，莫矜矜不持片石，便算清名。”岭西道大堂云：“曾踏软红尘，只不忘药砌薇阶，十载文章纶阁静；勉为清白吏，好记取韶山端水，两番兄弟绣衣来。”岭西道署花园云：“胜地近七星，看云影岚光，公暇却宜邀客赏；好春当二月，喜风和日暖，我来刚值课农时。”岭西道头门春联云：“十三年忝掌丝纶，曾赋早朝诗，尚余袖底炉烟，囊中银管；万千家共跻仁寿，愿斟元日酒，好劝农勤稼穡，士乐弦歌。”肇庆府署晚香亭云：“亭台位置不仅优繇，要知贤太守心，方得山水真乐；花木栽培略如农圃，请与都人士约，毋忘稼穡艰难。”肇庆迎恩亭云：“驿路界东西，直远通万里江，千盘庾岭；鸿泥谁主客，且坐看春帆细雨，秋水文波。”肇庆披云楼云：“举头天外，高处不胜寒，看修雉骈罗，几叠云山开画本；倚槛风前，壮心殊未已，问元龙在否，千秋湖海共襟期。”又题云：“此间为锁钥雄关，下环湘峡，上溯苍梧，对雉堞巍巍，敢云坐镇；难得是春秋佳日，亭近晚香，台邻宝月，喜鸿泥处处，留证登临。”端州宝月台云：“对面即星岩，七朵芙蓉呈绮丽；赏心倾露盞，一池菡萏正芬芳。”端州桂林书院云：“小山旧近使君居，望月思乡，正香满蟾宫，可许八公移桂种；广厦新成多士庇，临风作赋，愿学宗鹿洞，好凭五子证薪传。”扬州平山堂云：“自张唐民偕梅宛陵游，斯堂乃因人重；有苏长公和王巨卿作，吾曹毋以诗鸣。”又题云：“冈形似蜀，山色连吴，极目对峰峦，已胜一窗供谢眺；江上飞云，槛前修竹，高吟忘主客，有谁七字继苏髯。”寿州珍珠泉云：“卅年治水竟难归，看丛桂依然，霜雪盈头怜我老；一勺贪泉差免污，试烹茶坐此，薏珠到眼有人知。”永定河道署宜春园云：“心共绿波平，池上晓风鸥梦稳；手栽红杏满，檐前新雨燕泥香。”宝应寄寓门联云：“作唐一经，读宋五子，观风十稔，爱日三春。”祝长乐初将军四十开九寿云：“介石论交，持山作寿；自天锡嘏，与佛同生。”又祝五十正寿云：“生当浴佛佳辰，介寿酒斟金琥珀；公是坡仙知己，吟诗花对玉盘盂。”祝张午桥太守尊慈李太夫人八十开六寿云：“长吾母六龄，奉杖承欢，愿分

莱彩；乐贤侯三釜，称觴介寿，刚展花朝。”挽李文恪公菡云：“帝眷卅二载耆臣，宣劳冬部，久羨盛名垂，况爱士欧阳，泽流皖水，焚香清猷，誉遍巴江，报国效驰驱，最堪钦醇谨老成，宠贲丝纶邀定论；我是十三龄弟子，记领春风，颇惭虚坐了，念飘零王粲，兵燹无家，牢落杜陵，文章憎命，抚棺余涕泪，只赢得感恩怀旧，愿传衣钵到来生。”挽孙筱楚太守家珏云：“以秀才官二千石，遇诚荣哉，曾记得风檐共草、水榭看花，何等豪情逸兴，蓦地里乡关频战伐，羨书生投笔，入参幕府，元戎赏鉴，争列刻章，抚字正劳心，讵梦中旗鹤先迎，可怜嵇阮深交，长笛一声添旧恨；随名王获数万俘，功亦伟矣，怎禁他蜚言转丸，蚍蜉撼树，竟教换羽移宫，荷天恩甘陇再驰驱，奈贺兰山险，藏遍么麽，灵武城空，荒连沙漠，弥留难瞑目，况堂上金萱垂暮，顿使崔卢增恻，素琴三叠发新吟。”挽张勇烈公树珊云：“识面我无缘，名在江淮，百战功勋万人敌；出师公未捷，气吞云梦，一生忠勇九重知。”挽李星衢中丞福泰云：“棘院幸追随，登楼赏月，把酒论文，忆五夜秋风，回首可怜成梦里；桂林移使节，坠雨才歌，落星遽赋，对一江春水，伤心犹自盼公归。”挽罗文恪公悼衍云：“自濂洛关闽而后，罕证薪传，惟公东粤挺生，本儒术，作名臣，体用兼赅，六子阶梯堪并足；哭倭曾朱吴以来，又惊木坏，顾我西州增感，省孤衷，惭末学，渊源空托，卅年门馆最伤心。”挽瑞文庄公麟云：“两朝元老似公稀，况年届欧苏，难得古今同齿德；六载监司容我拙，愧才非繇岱，空教兄弟热心香。”挽李叔彦观察常华云：“服官阅二十余年，宣勤象译，奉使驼山，画策济艰难，梅录闻风称景略；判袂在五千里外，方握豸章，遽骖鹤驭，吟诗挥涕泪，枫林落月梦青莲。”挽黄蜀庵明府以慎云：“素交惟我最伤心，廿年车笠，两世葭莩，同是宦游人，对秋水羚羊，酌酒风前空有泪；绵卜料君难瞑目，近恋严亲，远思娇女，漫云生死别，托芳洲鹦鹉，招魂泉下岂无知。”挽王文勤公凯泰云：“山色苍凉，两点金焦虚旧约；天恩稠叠，八闽俎豆有新祠。”（挽）何镜海观察应祺云：“一事最伤心，检匣中矮札长笺，敢忘良友；七言成讖语，问世上封侯登第，岂尽传人。”挽叶穆如大令大同云：“西岭知君，屡有荐书惭许郭；南交摄宰，何堪治谱失龚黄。”挽何地山侍郎廷谦云：“节院最辛劳，定知五省孤寒，瞻望使星齐洒泪；草堂归未得，默数卅年交谊，从今人日怕题诗。”挽晏彤甫中丞端书云：“惟公是南极一星，记御李膺车，三载屡陪文字饮；许我作东还七友，曾留裴楷象，九秋怕展画图看。”挽鲍花潭中丞源深云：“清望在三天，内登台省，外重疆圉，倾心一代名臣，屡进谏言焚谏草；寄居同八宝，正喜结邻，遽悲捐馆，回首卅年交谊，空余老泪奠生刍。”挽冯展云中丞誉骥云：“持节莅公乡，记斟绿蚁论心，早安排十载东山，千秋北海；盖棺悲客馆，那要青蝇作吊，只惆怅二分明月，一点文

星。”挽吴子健中丞元炳云：“我怀桑梓，公念葭莩，烹鲤感殷勤，咫尺之书前日到；门第金张，词臣颇牧，骑鲸游汗漫，十三此夜大星沉。”挽孙仲珊观察传樾云“停云京国，听雪章门，更经话雨秦淮，往事怕重论，老我空挥双眼泪；湛露鸾纶，观风豸绣，正展凌霄鹏翼，降年胡不永，知君难忘七旬亲。”挽孙稼生廉访家谷云：“君曾奉使西洋，历十四万里行程，海上御长风，宣布皇仁，乌弋黄支咸受吏；我忝提刑北地，值三五中秋佳节，樽前延皓月，忽惊噩耗，苍葭白露倍伤神。”挽家友兰二兄云：“钩缙耒耜，未遂归田，展往复遗书，我伤昔者应散骑；孝友和顺，见称合族，壮生平笃行，公乃今之徐赞皇。”挽家子箴伯兄云：“四朝耆旧，一代文人，有诏拜原官，海内竞传唐介起，十载清风，五更晓月，寄诗怀阿弟，匣中留与惠连悲。”挽家仰听大侄云：“君目瞑乎，蜀道啼鹃空洒血；我心悲矣，端江烹鲤正来书。”挽家少屏侄孙云：“人生至此竟难论，心伤万里鱼书，敢使而翁沧海寄；地下招魂知恻否，指引两行鸾，好随吾母故乡归。”挽张振轩中丞尊慈李太夫人云：“卅年恭俭，邻里钦崇，记当矛马纵横，煮粥活鸿嗷，到处烽烟惊战鼓；八座起居，门闾光大，成就杜羊节概，生天来鹤吊，满城风雨送铭旌。”挽梁檀圃京兆尊慈凌太夫人云：“子为京兆不疑，爰日陈情，方欣福备林壬，八秩萱帏绵后叶；我愧南州徐孺，临风遥奠，刚值节过端午，一樽艾酒当生刍。”挽张午桥太守尊慈李太夫人云：“板舆未莅，鹤吊俄来，德媿范夫人，转瞬百令兼五福；简牍陈情，雁行先断，诗吟孟贞曜，伤心寸草报三春。”挽刘树君太守德配宋夫人云：“紫诰仰天题，最难二品崇封，生平眉展；青琴余物在，料得五羊贤守，死别心悲。”挽张友山中丞尊慈宋太夫人云：“郑魏国画荻兼父师，九重纶，备荷恩荣，阡表待雕镌，南峙泷冈同不朽；庾叔褒刈荆诚兄女，十载葭莩，多蒙奖掖，《薤歌》挥涕泪，北随夫卅水一齐寒。”挽杨振甫方伯尊慈沈太夫人云：“文母有恩言，教扶鸠杖，毋急先征，淑景记梅关，照眼万花迎爰日；词臣承懿训，正展鸿猷，遽来鹤吊，《风诗》诵媛背，伤心寸草恋慈云。”挽何子永侍读尊慈朱太夫人云：“齏盐中馈，纺绩长宵，贤母独劳心，最难教子清廉，一代鸿儒表风轨；芝诰五花，萱龄百秩，文孙齐绕膝，诂意消寒时节，九天凤吹迓云。”挽李少荃傅相尊慈李伯太夫人云：“桑梓久蒙麻，遽惊萱草霜凄，辍社停春，遍皖水十三州士女；棣棠同秉节，更见兰芽日茂，承家报国，偏箕畴九五福荣哀。”挽仰听侄媳王夫人云：“在粤勤定省，寓湘敦节俭，赴甘陇历辛劳，宗族称贤，更难忘六载京华，绕膝最为吾母爱；事亲尽孝诚，相夫著敬庄，教儿孙兼顾复，死生顿隔，且撰就一篇家传，伤心怕遣阿翁知。”挽倪豹岑中丞德配桐城方夫人云：“闻君留得荆钗，卅载瘁身心，遗范定传家内外；顾我恻深萱荫，两行余血泪，招魂分洒粤东西。”挽孙稼生尊慈

从母陈太夫人云：“与吾母同气连枝，筹开九秩，膝长九男，九五福备在一身，正九月霜华，伤心九日樽前，尚插茱萸悲阿姊；教儿孙登科及第，学富四《诗》，誉全四德，四三年寄居八宝，证四时佛果，含笑四禅天上，定拈工卜礼空王。”挽亡室孙夫人云：“扶病侍灵舆，幸携佳婿佳儿，茶汤手奉，含敛躬亲，只伤心丹药难凭，竟尔仙乡迎孝妇；方春惊噩耗，倘见先公先母，兰膳如生，清温犹昔，但道我白头无恙，莫教泉壤念衰孤。”杨泰海学博以辛未之春，为尊甫爱堂先生及尊慈张孺人百龄冥寿属撰联语，俾设祭追祝。歿而称寿，礼经所无，援州山人集中有《为顾孝廉追寿父母序》例，得一联云：“有子作经师，九京含笑；焚香追寿考，百岁如新。”又代刘伯士明府题肇庆披云楼云：“刚逢索月流天，更上一层楼，尊酒有谁邀太白；拟种碧桃满树，登兹四望，名花知我是刘郎。”代长乐初将军挽王补帆中丞云：“两首赠别诗，缅羊城交谊曾联，何日同舟，此语伤心成绝望；千秋表忠观，念闽海讴思倍切，临风奠，知君含笑慰生平。”代张午桥观察挽李伯相太夫人云：“以首揆奉耄耄亲，汉廷视冯勤，唐室视赵隐；颁手诏表珩璜德，义方征《左氏》，淑慎征《毛诗》。”代林竹溪太守挽李伯相太夫人去：“香雨暮春，初怅瑶池琼岛，鸾鹤齐迎，遽驾仙归碧落；福星中夏，仰愿玉友金昆，麒麟双画，大书阡石奠黄封。”代胡云楣观察题天津浙江会馆戏台云：“箫管庆升平，演来《水调歌头》，唤鸚鵡衔杯，联袂衣裳评北谱；楼台新结构，最好金灯花下，看翯氍贴地，淡妆浓抹说西湖。”代毛升甫观察鸿图祝杨石舫封翁夫妇双寿联云：“福相荷丝纶，忆龙门校士，虎帐谈兵，廿年听齐鲁讴歌，至海至河称父母；寿星躔轸翼，羨鸿碗相庄，凤毛继起，一曲和潇湘云水，鼓琴鼓瑟庆神仙。”题译署大堂联云：“帝泽如春，正寰海波恬，瀛洲日丽；太平有象，喜灵台伯偃，《王会》图成。”又集东坡句悬直庐云：“试草尺书招赞普，谁能斗酒博西京。”

先大夫所作联语甚多，其佳者久已脍炙人口，而遗轶者亦复不少。今就所知者录之，不复詮次，谨附于《蕉轩续刻》之后。手泽所存，不敢失坠，且以见翰墨余事，亦原本学术云。光绪辛卯男臻喜谨识。